

蕉風月刊 278 期  
一九七六年四月號

57  
304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8 期 ● 一九七六年四月號

Diterbi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詩

沒有奇蹟出現・去不到那裏・沙禽・28

荒城・海涼・31

邊界和以後・賴瑞和・32

### ■遊記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沈安琳・34

### ■電影

野草莓・英瑪梧格曼作・李南衡譯・40

### ■論述

濃茶與肉包・張瑞星・61

紅樓夢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下)・黃花燕・67

李東陽的詩論及其影響(下)・蔡秀英・80

### ■風訊・編輯室・94

# 蕉風月刊

二七八期

## 目 錄

---

### ■封面・編輯室

---

### ■散文

還你山河・何榮良・4

聽雨・風動・梁紀元・6

---

### ■專欄

風雪中漫步・黃潤岳・9

輕描集・邁 克・12

說菊花・鄭百年・14

---

### ■小說

跳崖的女孩・紀小如・20

何 梁 良

# 還你山河

你不是爲空虛而啜泣的那種人。不是、不是的。你曾啜泣許多民族歷史的滅亡，許許多苦寒苦寒的戰事。你嚎哭過，如無窮憂患的琴弦之聲，續續而至，無有盡時，淒而厲，落在月上日上山上河上。你的心，是海潮欲猛衝的岩石，佇立，浪靜，它是不動的，浪沸騰時，它亦如此。可是一陣冷濕染暈全身，化成小花小浪，入愁腸，已不是你能承擔得起的了。

山是容顏，河是你童年愛唱的歌。你自嘲地喟嘆，「我的歌呢，我的容顏」，山不在河不在，你第二次嘗試到窮途落日的蕭條。你記得，小時，生活在多困苦多架罵的小木屋，裏面有破落的桌椅，輕輕走動也動搖的地板，有許多眼淚，更有你底傷心的童年。每次想起，你的心痛痛如火焚一般疼得可怕呵可怕。一件衣服是父親整個早上的血汗，一個學期的雜費是九個月的哀唱。你懂事之後，那該是高中一那年，你第一次感到人生就是一場戰鬥，你必須站起來迎戰，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白晝，你咀咒；午夜，你哭泣。陪伴你的是你孤憤的黑影子。你就發覺你是全夜全黑的一個獨行人，隨着自己的意識自由地奔着、走着、行着。這是你第一次感到你年輕歲月的單薄，心逐向落日的天涯的天涯的天涯。蕭條的年代，亦是蕭條的民族。這應是第二次了。你想，家不家，國不國，你戀的是什麼？你愛的又是什麼？家，是冷漠冷漠的像座空山，國啊國，只是那淒淒江湖的小河啊。

一盞寒燈，你沒有舊事可思，你不要去思不要去憶。你底腸已斷了，斷在你底鬱愁上。

你會躺身灘上。在東岸，看日出（日出多淒茫），在西岸，看日落。日落亦是你落淚的眼睛，眼睫毛的淚痕，不會乾去，永遠不乾。一河淒茫的暮天，晚雲，你不敢相信落日會消失如此之快。一秒、二秒、三秒……四十秒，日落了、日落了，留下你欲長嘯的震懼。

你把你的血灑在孤獨上，孤獨變紅。人死了之後，血便凝結。你期望你底血是不結的，你不要做死人。髮無殘，心未死。有人雖生猶死，有人雖死猶生。你抬首，生生死死，你與生命作了一場無謂的掙扎，且永遠不息。你永遠不朽。

你仍然張着大嘴向僞君子大罵着。你看到他們的棺木，很輕很輕，在黯色的黑夜裡穿過鬼影重重的樹林走向墳場。風吁喘，你塑立於黑夜之中，背負着手，你把你的悲傷交給迷茫與冷寥。交錯而來的，是畸形的淒厲。畸形的，也是你的家你的國，你行人淚的愛。走罷。有人彷彿在說。你聞天語，問你歸何處。好罷。你一步一步跨過所有的粗獷與耿直，路長、日暮，你顫慄、激盪而滿足。

回到你的小書房，回到你孤寂的心靈世界。影子是瘦削微佝的，你不是男子漢嗎，一條漢子，說什麼雲和月，已傷心千里了，你併命讀書。一切的信仰都潛流在你底筆下。你併命讀書。你的心靈是複雜的、矛盾的、強烈的。從小學讀書起，到大學讀羅素論佛洛伊德，你繞成了一個圓環，還未到達終點，你已發覺，你竟正向起點的方向起步。你將一無所獲。於是你提高你底嗓子，沖淡了這種尬尴的氣氛。出乎你意料之外，一切卻變得荒涼與神秘了。一剎那，你默然死死目注一個焦點，你知道你將往何處！

所謂信仰，在人們的嘴上卻是一個空洞的字眼，實質上，對你來說，它是一種神祕的牽引，把你底年輕的歲月填得滿滿不能呼吸。你醉落在一部狂想卷書之上，悲着、夢着、多情着。笑你如此之迷，你的山重重入霧，你底河激起一陣眩人的波浪。你更迷惑，更曖昧了，無始無終在落葉哀蟬的愁怨上。

無始無終。無始無終。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起稿  
三月十七日完稿

# 梁紀元散文

## 聽雨

且聽整個世界都在下雨，小小的馬來西亞正穿起一襲雨衣，任雨點滴滴答答的響起來。整個吉隆坡和八打靈皆走在雨中，且已滙成千箇的雨，滴進我的耳廊。聽雨聽雨，我已是窗外的一片雨聲。

聽雨呵你且聽雨，雨聲紛紛沿着海洋和大陸走來，輕輕柔柔，細碎和潮濕；不帶槍聲，也不帶炮火。美麗的雨，有來自湄公河岸蜿蜒南下的湄南河。來自海洋，從暹羅灣轉入馬六甲海峽。也來自南中國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太遙遠，聽不全來自那邊的消息，只感覺風動，夾帶絲絲沁涼。

聽雨聽雨，我帶着一片雨聲，從湖濱公園迂迴走去。北上北上。專程北上，染一身太平湖的煙波，披一衣水色，飄飄遠去。臨北海渡水過板城。站在你窗前，我看見你的睡眼盡有許多我的影子。一如窗前雨，點點滴滴點點。彷彿聽見有人唱，唱男孩在想念他的女孩子時已變成一個雨人。聲浪很輕，很輕。我傾耳欲細聽，盡是飄飄雨聲。

.....

寒夜二三點，挑燈看雨，雨中看夜。廿多年曾採集的雨聲，一下子都從記憶裏傾洩而出，和燈外的雨纏綿起來。在纏綿裏，不聞茱莉香，也不是玫瑰香，在層層冰涼裏自有一種沁鼻的芬芳。

微吸一口氣，就可以攫住整個那種沁鼻的芬芳。芬芳芬芳，我的呼吸竟如斯雨聲。滴滴答答，點點滴滴。和雨聲一塊唱着，唱着子夜老去。窗裏窗外，我的身影靜寂的只剩下一滴——雨聲。

忽然想上升旗山聽雨，聽雨聽雨，滿山皆響，在樹樹之間，盡有許多靈氣和神韻。遠眺深山林中的佛廟，看佛隨着山霧裊裊升起頓覺塵間世物，如此俗不可耐。

聽雨呵聽雨，我已置身在山水之外。放眼看世界，只有雨聲，沒有槍聲，烽火已熄滅，整個世界在雨聲中變得平靜和柔美起來。俯視我們小小的馬來西亞，穿一襲雨衣和一頂雨帽兩眉冷雨。燈下看夜，聽雨。我在八打靈也在板島也在……聽雨聽雨，我已是窗外的一片雨聲。

## 風動

燈熄以後，你的髮向枕邊散開，花燭般亮開了一個初夜。打更後，你雙頰駝紅，埋首在我的胸膛吹氣如蘭，凝聚一團濃濃的春夜。千朝化不開，萬年不醒。

(側耳傾聽，有打更的跫音走過，還有一絲絲遠處的馬嘶，遙遠的蹄聲。今夜有唐朝的濃郁，有宋朝的纏綿我已躺在遠古的花燭裏。)

整個世界都醒着，獨有你的鼻息，仍在我臂灣裏蜷縮。一室的黑暗。耳旁你的呼吸輕輕，我的心跳那麼靜和你的髮纏在一塊。

摸着桌上的烟，燃起一支。火光劃現你的睡眼，如此羞紅如此妻子。你的體溫觸手灼燙，忍不住要吻你。你輕輕的蠕動，震撼着我。從古典到現代。幾千年了，仍然一般花燭，那樣映紅你，那樣點然我。把你的蠕動握在手掌裏，按在心上，久久不散。呵怎麼能不愛你呵怎麼能……

窗外，雨細碎下着，在雨聲中可以聽到一絲風響揉合在你的鼻息和心跳裡。窗簾掀處，帶起一窗風動驚嚇你雙眉，你瑟縮着身子，小鹿般向我胸膛貼近。冲起一室體香，撲鼻微醉。我的嗅覺在這小小的世界裡激蕩不已。

我的手從你髮上落在肩上，沿着背脊滑下。我貪婪的去尋找某些熟悉。像那年我們走在棗島的海岸上，沙灘細雨，像那年我們站在山上，山清霧冷。你的鼻息和體香把夜燃得火花般乍響。我在你耳旁吹息，無聲的向你細語我要用一生來呢喃一句話。

夜盡，風雨已歇，一室幽幽，滿房溫香。沒有打更的，風靜，街寧。犬聲寂寂。你的鼻息均均，那是唯一的聲音。夜在你酡紅的臉上燒去，在我瞳眸亮起。

明晨，我要告訴你，我擁有整個世界。

# 風雪中漫步

整天整夜的悶在屋子裡，氣溫調到攝氏十八度左右，就像在溫室中培植花卉。然而，我不是一株植物。我有思想和靈性，我還有血和肉。隔着玻璃窗看風、看雪、看冬天的陽光，開始覺得別有天地，久而久之，也就平淡無奇，視若無睹了。而且，隔了一層玻璃的風雪，固然無傷；隔了一層玻璃的陽光，似乎韻味不同。古人有活在圖畫中的情趣。殊不知活在圖畫中，只能是一種想像。果真活在圖畫中，人也成了圖畫中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生活。

如今，我多少有點像活在圖畫中。

晚上，窗簾隔絕了內外。客廳裡，兩盞牆角的站燈，永遠只照着它們固定的角度。有明，也有暗；線條顯著，陰影分明。只是像美術家的畫室。

早上，扯開窗簾，迎眼是後院的積雪。籬笆上有一羣肥雀，停在那裡不想動。因為兩邊鄰居都提供了牠們冬日的口糧，飽食之後，就飛過我們這邊來。遠處偶爾會有幾隻野雞，踏雪尋糧，自由自在的。

我的臥房在樓上，所謂落地窗使室外和室內打成一片。只有窗簾才能分開人我。由於朝東，太陽一出來，便會跑進我的房裏。在漫長的冬天，太陽的光，總是使我想到我的母親。

更想不到的是：最近竟有我的母親仍然健在的消息。我希望這陽光也會照到她老人家的身上。

從對面兩棟屋子的中間，我可以看到很遠很遠。還看見兩棟白牆藍頂的房屋。我知道他們晚上也睡得遲，因為有時在子夜，我仍看見從那屋裡透出燈光來。我住城郊，他們已是城外。日子久了，每當我臨睡前，我總忍不住要扯開窗簾看看，而且希望能夠看見那兩點燈光。

遠處全是雪，白皚皚的雪。樹成了黑色的枝條，掉在雪中。說它美也可以，說它不美也可以。真的，只有遠到天邊，才有一株叢林，而且要在冬天才能發覺它們的存在。不然，近處的樹長滿了葉子，不論是綠葉、黃葉或是紅葉，總充滿了我們的眼簾，遮住了遠方的視線。

在近處，我能看到的房子，都像電影中的佈景，沒有一點生氣。除了早晚有汽車開出開進之外，靜悄悄的。因為我們的屋子都有絕緣：雷電不會轟進來，寒冷不會襲進來，聲音也就不可能傳進來了。

這樣一來，我坐在客廳看後院，或是站在臥房看門前，都像是看無聲電影，只有形象，而無音響。這也是最使人難受的。

因此，我實在想要出去跑跑。讓陽光直接照在我的臉上，讓風吹在我的身上，讓雪花飄在我的帽子上，讓一些聲音傳入我的耳鼓。於是，我才活在現實的世界，我才活在一個立體的世界裡。

室內外的溫度，可以相差到攝氏四五十度。我必須用皮和毛的衣帽圍巾和手套來隔絕風寒，不然真正可以凍死人。

我走出門外，冷風是清新的，陽光是和煦的。那怕有雪花飄落在臉上，體溫把雪融化，仍會涼到感到舒服！

在風雪中漫步，並不是悠哉遊哉的。因為你不能慢條斯理的踱方步。地上結了冰，很滑。地上積了雪，很滑。古人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緊張也會緊張。稍不小心，便會跌倒。假若跌倒，可不好受了。

雖然刮風就冷，我仍然願意冷一點。我不是要去踏雪尋梅，而是想要在漫天風雪中，找出我自己來。

我也不在乎一個人去，而且我高興走出街之後，繼續走，走到曠野。在沒人踏過的雪地上，你走一步就留下一個腳印，走兩步就留下兩個腳印。走了一段之後，你回頭看到的，是自己的一行足跡。在晶瑩的白雪中，留下晶瑩的白色的履痕。在前面，不管是就在你的脚下，或是在更遠更遠的前方，卻又是一片無瑕的晶瑩的白雪。這時，你才真正的領略到：雪，潔到可愛，白到可愛！但是，你仍會毫不猶豫、毫不吝惜的要往前走。一步一步再踏出一行腳印來。幾乎像是要創作一件美術品。

賞月看花，都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人物相分的觀而賞之，雖然可以忘我，卻難物我兩忘。在風雪中漫步，便可物我爲一了。

# 輕描集

## 嚙 嚙

今晚寫一封信給祖父祖母，夾在賀年片裏一齊寄，聽着鍾妮米朽的舊唱片，一陣感慨由心底冒上來。我實在是沒有甚麼要說的，可是家裏喜歡收到我形容天氣的句子，或者「最近功課很忙，所以……」。我母親只希望字別太草，要不然沒有人看得懂。而我，我實在沒有甚麼要說，因為快樂，而有的時候，就似現在，滿心的不知從何說起，就很難過，很歉意了。忽然想起，小時候母親怎樣起草讓我抄了寄去給祖父，一方面又不滿意我奇大的字體，祖父怎樣十分高興的傳給人看……寫到這裏，又覺得好像不知道甚麼時候已經寫過了，別人讀到，一定笑我幾十年前的舊賬，還翻出來自喜。

我困惑的是，為甚麼會說「鍾妮米朽的舊唱片」。舒服之外，還真神傷。當然我想任何人能够了解 *toast to nothing*，像我一般，那麼必定已經上了年紀。表達得再差，也還慶幸着，畢竟心裏找不到形體的話，已經被他人貼切的談過。也因為這樣，一直都很寫意，所以能够拿起筆，東拉西扯，寫完一行又一行。一點也不緊張，最重要的，哲理及目標，需要的時候，可以原封不動的抄。我告訴你，有甚麼比不必要負責任，不必要動腦筋好呢，所以我嚙嚙得這樣。

## 二十二

我告訴罪立，今天幾號，二十二？那麼是你的生日。這樣多年，我甚至不再清楚你的面

孔，可是許多細節，都留在心中。你小小的習慣，曾經使我心動的說話，某個晚上輕輕在我臂上一握。後來我覺得自己當時幼稚，漸漸看明白數真了你的缺點，不能够再忍受你的言談。我是這樣的過份明亮，一段時間之後，完全不再戀念。沒有嘆過一聲氣，又識了許多朋友。別人眼裏，這是不是典型的初戀。但是在我，你的好處，和我其他留在時間背後的朋友的好處一樣，只有感激。想起你時，當然並不太經常，我盡量慈懷。

## 不認

收到我妹妹的信，夾了些照片讓我看，我又大受刺激。她若無其事地穿了件淡紅色的旗袍，斜斜坐在一瓶雪柳前面，花瓶上還繫了條紅帶，是過年時拍的。既沒有說明爲甚麼穿旗袍，也不講是新做的呢，還是借我母親的穿着玩玩，我是真心驚肉跳。改天回到家去，還不知道要嚇成怎樣，譬如在我心裏，阿弟還只不過八歲，頑皮又不懂事，算一算今年生日就滿十一了，假若明年我回去，都十二三了，大概有我肩膀高。我自己認爲自己沒變，別人我想是不贊同的，可能覺得我加倍非人，加倍不可忍受了。所以想回家去，也不純粹爲了食，還真擔心再過三五年，家裏都不要認我了。

## 誰不知

病了一個星期，在床上望食魚蛋粉，其實我對魚蛋粉並不特別愛好，只是在外地生病，剛剛有了胃口，真是頭昏腦漲，爲食到不可思議。又忽然想看誰不知，當初也是一面看一面罵，罵這人缺德，可是這類小市民式的消遣品，就有一種無限的吸引力，寫得再壞還要看下去。誰不知這個名字是好的，可以解作「以爲佢點點，誰不知……」還要接得很長，製造好奇心。又可以是「誰都知道了，沒有不知的」，講了人閒話還十分風流，推說其實早已經無人不曉。總之三個字都妙到骨裏去，也可見中文的奧妙神奇，可惜連這樣通俗的文化氣息都不多見，大報上的文字，水準真低，毫無趣味。加大圖書館訂南洋商報，我一有時間就去翻閱，嘲笑一番，當做笑話看。誰不知一半是小朋友介紹的，我很記得李小龍死後，報上就大造文章，極一時之感。現在誰不知小朋友都無影無踪，老實講煩煩雜雜的文字我也不愛看，只是一時想起，免不了又嘆兩句。

# 說菊花

只要我們一提起菊花，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陶淵明那兩句有名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詩第五首）你可以忘記陶淵明任何詩句，但是，你一定會記住他這兩句詩，只要你腦裏還有一兩句陶詩；也許，你已經忘記了陶淵明的任何一切，但是，只要你記得這兩句詩，你一定會說，陶淵明原來曾經在東籬下採過菊花！他大概很喜愛菊花，也許還種了許多菊花呢！宋代周濂溪在愛蓮說裏，就這麼說過：「晉陶淵明獨愛菊。」南宋辛稼軒在他的《浣溪沙》詞裏，甚至很武斷地說：「自有淵明方有菊。」不管陶淵明是不是愛菊，也不管是不是陶淵明才開始有菊，但是，陶淵明和菊花，似乎就是同一回事，永遠不能分開。

實際上，第一位酷愛菊花的文人並不是陶淵明，而是戰國時代鼎鼎大名的三閭大夫屈原。屈原在他所寫的詩篇裏，幾乎提過好幾次的菊花；離騷裏就有這麼兩句：「朝飲木蘭之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三閭大夫說，清晨，他飲着從木蘭花流下來的甘露；傍晚，他以秋天落下來的菊花為晚餐。甘露玉潔，菊花芬芳；屈原託物明志，比喻自己情操的高潔和芬

馨。屈原在另一篇詩裏，又有這麼兩句：「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糧芳。」（九章惜誦）三閭大夫似乎很多情，他說他種了許多江離草和菊花，將來收割後，要作爲春天的好糧食呢！看來，三閭大夫似乎真的曾經把菊花當糧食；至少，是他精神上高潔芬芳的糧食呵！九歌禮魂裏，他又有兩句：「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春天的蘭花，秋天的菊花，其芬馨是終古長存的；歌頌菊花，真是不遺餘力了。屈原情操高潔芬芳，屈原的形象就如他在離騷裏歌誦的一樣：「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在這裏，江離、芷、秋蘭，都是香草之名；扈，被也；佩，飾也；屈原形象高潔芬芳，永遠被着高潔的香草。因此，屈原所歌誦、所酷愛的菊花，也正是高潔芬芳的象徵了。

菊花第一次出現在文人驕客的筆端裏，並且賦與特別的意義，似乎是由三閭大夫開始。這時候的菊花，是高潔，是芬芳。

漢武帝劉徹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西漢在他的手下，有了許多輝煌的政績。儘管他的尊號是「武」——武功彪炳，但是，他却爲我們傳下了好幾篇旖旎多姿的辭賦；其中一篇叫「秋風辭」的，就和菊花有關係。原文爲：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激棹歌，歡樂極兮忘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語譯〕秋天的風吹刮起來的時候呵！

白雲就翻飛，草木就零落，鴻雁就南歸！

蘭花的秀麗，菊花的芳馨；我那秀麗芳馨的佳人呵，  
你在那里呢？那麼地使我不能忘。

乘着大樓船渡着汾水和黃河，卷卷白浪，處處揚波，

在這中流裏呵！

吹着簫，鳴着鼓；一面撥槳，一面唱歌；

在這中流裏呵！

縱情歡樂，歡樂得忘記所有的情意，

然而，像這樣少壯豪情的場面，就是不能忘記——

老冉冉之來臨，奈若何呵！

根據漢武帝故事這部書的記載，漢武帝是到河東祭祀后土，西顧帝京，一時情懷滿襟，乃和群臣在中流謙飲作樂，寫下這首「秋風辭」的。這首辭音節非常美，情感非常豐富，全文充滿了和諧與柔婉的氣氛，是一首好辭。以漢武帝之雄姿，而寫下這麼一首婉轉多情的楚歌，可謂難得之至了。漢武帝看到蘭花的秀麗，聞到菊花的芬芳，竟然想起他懷念的美人來；這種聯想動機，大概和我們普通人「花就是美人」沒多大的差異。三閭大夫賦菊花與高潔芬芳的意義，似乎沒有影響到漢武帝；菊花剛剛一走進文學，就被漢武帝加以「俗化」了。

古時的菊花是花小而香，和今天我們人工栽培出來的肥豔沃冶的菊香不太相同；因為所寫的風俗通，便說菊花清香，可以延年益壽，他說：「南陽鄖縣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從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一百二十，中者百餘歲，七十、八十名之為天。」因為花香清馨，就說受它滋潤過的泉水可以延年益壽，大概不會有這種事；不過，酷愛菊花的情感，似乎表露無遺。荊州風土記說：「南陽鄖縣北水旁芳菊，水極甘馨，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以為天。」說法竟和風俗通相同，可見酷愛菊花的風氣，流傳得多麼遠！

飲了菊花滋潤過的泉水可以延年益壽；那麼，飲了菊花所釀出來的酒，豈不是更佳？可是漢代劉向著的西京雜記，就已經有這種釀酒法了。西京雜記卷三說：「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把菊花拌在黍米裏來釀酒，就好像把香花滲進茶葉製成香片一樣，大概可以把它的清香侵蝕到酒裏去！傳說長壽，那就不得而知了。荆楚歲時記說：「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耳，飲菊花酒，令人長壽。」無論如何，這種風氣相當流行。唐代有名的詩人權德興和盧綸，就分別寫過了「草露

荷衣冷，山風菊酒香」「且傾浮菊酒，聊拂染衣塵」的詩句，看來「菊花酒」是佳酒之一了。

屈原承菊花從荒野裏採進來，擺進文學的櫈窗裏去，那是一束高潔芬芳的花朵。漢武帝看到這束花，甚麼都不想，只想到他難忘的佳人；貶低了屈原賦與菊花的高尚品德，而將它俗化了。離開了文學的櫈窗，菊花走向民間，菊花水可以延年，菊花酒可以益壽，走向了實用的路子上去了。

魏的鍾會，寫了一首「菊賦」，標舉出菊花的五種美德；他說：

夫菊有五美焉：圓華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殖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勁，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語譯〕菊有五種美德：花圓圓的，高高地矗立在天空，對準着天極，這是一德；花色純黃，不雜其他顏色，和后土的顏色相同，這是二德；種得早，花開得遲，很像一位舉止得體的君子，這是三德；冒着霜，吐出它強勁的生殖力，象徵着強勁和正直，這是四德；能疏暢和清涼我們的身體，神仙採以爲食，這是五德。

我們不要追問，菊花是不是俱有這五種美德；我們所要體會的，倒是鍾會繼屈原之後，再次賦菊花與高尚的特別意義！讓菊花從實用、俗化的境地裏，有走向文學櫈窗的機會；鍾會的附會即使太過份了一些，他的用心和雅意，不是更值得讚賞嗎？後來潘尼寫了「秋菊賦」，更加讚美菊花，他說：「垂采偉於芙蓉，流芳越於蘭林。游女望榮而巧笑，鳩鷀遙集而嘵音。」根據潘尼的看法，菊花的風采艷麗過芙蓉，它的芬芳超過幽蘭；優雅的仕女們帶着美麗動人的笑容來欣賞它的花，高尙得非天空甘露不飲、非冬筍不吃的大鸞鷟也因爲菊花的清高芬芳，聚在它的周圍唱着高雅的清音。在潘尼的腦裏，菊花簡直是天上的仙花，不是人間的俗物了！於是，這個時候的菊花，又回復了它的高潔芬芳的特有持操了；它有五德，它賽過芙蓉和幽蘭，連優雅的仕女們都要爲它而讚賞呢！俱備了走向文學櫈窗的機會後，就只等待一位大文豪來勞動他的雙手了。

陶淵明似乎就是文學史所期待的這麼一位大文豪了！他應菊花之神而誕生。在所有一百二十多首陶詩裏，如果要選出一首壓卷之作，相信飲酒詩第五首「結廬在人

境」是最被人所承認的一首；而「結廬在人境」這首最爲大衆喜愛的詩裏，如果要選出最佳的詩句的話，相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一定上選的。你可以忘記陶淵明所有的詩句，但是，只要你腦裏還有一兩句陶詩，你一定會記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兩句；你可以忘記陶淵明的任何一切，但是，只要你記得這兩句詩，你一定會說，陶淵明大概和菊花有密切的關係。

陶淵明真的和菊花有密切的關係嗎？他真的是應菊花之神而誕生的嗎？周濂溪說：「晉陶淵明獨愛菊。」果真是事實嗎？陶淵明和菊花的關係，只有從他的詩集裏去追蹤！實際上，陶詩提到菊花只不過五次而已；除了上面所提的一次外，另外四次是：（一）「九日閑居」裏說：「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酒能消除各種愁慮，菊花能够瘳疾長壽。（二）「飲酒」第七首：「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陶淵明把沾着露水的菊花檢起來，泡在酒裏喝。（三）「九日閑居」說：「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寒花，指的就是菊花；重陽之日，菊花大開，他却沒酒喝，不勝悽愴。（四）「和郭主簿」有這麼四句：「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嚴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在冬天霜雪下，菊花猶能在衆芳裏盛開，其堅貞秀麗，不愧爲霜中之豪傑。在這四處有關菊花的詩句裏，最特出的應該是最後的一次：陶淵明賦菊花以堅貞的意義，和三閭大夫有某些重合。

陶詩僅僅五處提到菊花，實在不能讓我們構成「陶淵明偏愛菊花」的印象。陶淵明豈止於菊花！他還愛向日葵，例如「酬劉柴桑」說：「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另外「和胡西曹示顧賦曹」也說：「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他愛蘭花，「飲酒」第十七首不是說：「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他愛梅花，「擬古」第一首就說：「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又在「臘日」裏說：「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除了花之外，陶淵明還愛樹木呢！「歸園田居」不是說過：「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榆樹、柳樹、桃樹及李樹，都是陶淵明鍾情的對象了。那麼，陶淵明怎麼會是偏愛菊花呢？周濂溪說：「陶淵明獨愛菊。」這個「獨」字說得太武斷；辛稼軒說：「自有淵明方有菊。」說得尤其離譖了。

陶淵明並不「獨」愛菊花，菊花更不是從陶淵明才開始有的；怎麼說陶淵明是「應菊花之神而誕生」呢？是文學史所期待的大文豪呢？鍾會、潘尼爲菊花製造走向文學櫥窗的機會

，是陶淵明認識了這個機會，隨手從鍾會、潘尼的手裏把菊花接過來，再次釘到文學櫈龕裏去。「和郭主簿」的四句詩：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嚴列。

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

菊花有貞秀之英姿，是霜下之豪傑；陶淵明和着三間大夫，把菊花的意像境界提高了。

再看看陶公那兩句千古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何以這兩句詩傳誦千古呢？蘇東坡在「東坡題跋」卷二裏說：「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晁補之在「雞肋集」卷三十三說：「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蔡啓在他的詩話裏說：「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逸出宇宙之外。」都認為陶公此二句詩之妙絕，在於閑逸自得、超然忘情。陶公是一位隱逸之士，他平日生活是非常閑逸自得的，也常常流露出他超然忘情的真率來；因此，他在東籬下採菊，無意之中，讓自己移情爲菊花，和菊花渾然合成一體，悠然地和南山在秋風之下，白雲之間，共享宇宙之奔流，同息萬古之閑逸。陶公在這裏，不但承認自己是一位高潔的隱士，還指定菊花有高潔隱逸的特別意義！陶公並不是一位偏愛菊花的人，但是，他却有才華，把俗化、實用化的菊花，從鍾會、潘尼的手裏，採過來歸回到文學櫈龕裏去。陶公對菊花的文學史意義，特俱有一番才華呵！

宋書陶潛傳說：「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大概陶公屋邊種着許多菊花，和堂前的桃、李，後園的榆、柳，庭前的幽蘭一樣，一視同仁；不過，陶公獨具慧眼，承三間大夫之後，賦菊花與特殊意義。陶公手裏的菊花，這個時候，不是忠貞愛國的高潔持操，而是隱者的閑逸和清高了。

三月二十日

# 跳崖的女孩

毫不鬆弛的揉緊手中的離校証書和畢業文憑，我硬蹦蹦的衝下黑深深的梯級，喀啦喀啦的響聲胡亂地放肆喧鬧，像發出飛舞着刀光血影的肉抬，恐怕的對人震懾着生活的脈膊。從三樓直奔到樓下，虛浮得沒有壓力，像幻像的觸摸，沒有一點真實的感覺。梯級的盡處立着兩根圓柱，以為是兩個穿上盔甲的守衛，稍微大意，我變成一隻拋出去的狗屍，劃着一條孤線撞在它冷漠的身柱，隨後小丑似的跌坐於地上。那一定是一幅相當滑稽的構圖！我急急的展起四肢，像被人隨意拋在地上的香蕉皮，努力的支頤着四五塊被人撕裂的皮瓣，亦站起軟弱無骨的身軀。

「亦無需這般狼急！」樓上傳來一陣狂放的謔笑聲，骨碌碌的從梯級混進我耳中。「當心妳的牛仔褲，它實在太窄了一點，只要稍微動作，就馬上可以爆裂成布織的大紅花，還有肉感的紅白花蕊！」門口中那張流露出被惡作劇刺激着快感的臉，噴着興奮的紅色，像銀幕上一種濫交的性愛滿足。可愛的謔笑，自以為瀟洒！我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急不及待的起身離去，亦拋開那種嘔心的感覺。不是因為羞澀，而是無可言喻的恥辱。戴着二十年教書資格的名譽大帽子，而且拖着一校之長的尊嚴尾巴，沒有一兩句慰問的話加在一位跌倒的女學

生身上，反而施厲的張開狼牙，一口咬在受傷的瘡疤上！「爲人師表」的皮大衣一經摘下，就露出一堆害人的骷髏軀幹。我驀然想起剛才在校長室中從他手上接過文憑時，那隻魔爪緊緊的嵌着我伸出去的手，兩隻眼珠像隨時欲滾下臉頰來，滑溜溜的上下打量着我，一邊用猥淫的笑聲表明自己的態度，從容不迫的說：

「你看來是個充滿智慧的女孩，不應該有這樣一張叫人不滿意的文憑……嘿嘿……」那一堆堆擠滿猪紅的血肉在臉上抽搐着，像活生生的海鮮臨死前的跳躍，亦辨擠過多的脂粉成份。帶着一種觸電的敏覺，及時避開那一剎那的顫抖，自己才會因爲逃避一張魔網的張羅追尋而蛇竄着奔下樓梯，大意的跌了一交，換來的是追兵那烏鵲一般的自鳴得意！

自己根本不願單獨去和這隻狩狼打交道，只是事情來得太突然，在還沒有做那件事情之前，我必須把這張文憑也一起帶走，它畢竟是我十多年來唯一爭奪的東西。真可憐，墾植了十多年，我的花園依然長不出一棵能開花結果的樹，智識的源地，依然荒蕪得不忍垂睹。人家都說學校是一座寶山，然而我空着手進去，空着手出來，將有人會說我暴殄天物了！俗相，教育是終生囚禁，比宣判死刑的失學還要殘忍。文憑是我們赤裸裸地被智識家搜索時，唯一羞恥的掩飾物。詩和實驗室，紅色的東京博覽會和台北研究院之間，我已選擇了一條路途，然而經過了今天早上的抉擇，我又將會死心塌地把我的路途指向一個永恆的棲息所。生活是雞蛋，連挑骨頭的樂趣都沒有。在還沒有做那件事情之前，我還要做許多事情。前面有一間美容院，招牌上畫着一雙醜陋的紅唇，像剛剛吞食了幾加侖的血，滿足且平靜的攏合休息。我顫巍巍的推開了它的大門。

「小姐，洗髮？」一張不年青的臉死命的擠出全身熱力，誇媚的扭一扭蛇腰。經過濃郁粉飾的人工臉，可惡的開着枯萎的大紅花，使人懷疑美容的功用！自己如果也像他一樣在臉上塗塗抹抹，糟蹋天然的蘋果紅，會不會也一樣難看？

「配合我的臉型，電一個最新穎的髮型。再修一修指甲。還有，替我畫好眼眉毛！」當然我不會介意一羣鴉嘴對一具海上浮屍的爭執！只是，選擇最美麗的時候迎接永恆，總比跟着醜陋的幻影歸去的好。兩小時就在美麗的粉飾中消失。踏出美容院的一剎那，自己的形象忽然不真實起來，自然美只是顫微微的火燭，即將幻滅，連向世界訣別的神態也流露不出來

！然而誰會斤斤計較外表那臭皮囊，只要能够收回忠實的生命，赤裸裸地隨召升天。剛才在鏡子面前足足站立了十分鐘，打量臉上兩小時美容的劫後餘生。是的，我告訴自己，我已沒有太多機會在鏡子面前證實自己的存在，執着一點，亦已無法改變自己，因這已是妳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印象。「小姐，妳的臉型真美！」一句不自然的讚美似妖嬈一般誘惑着自己。海水的無情摧殘，將會把這一切讚美模糊起來！

走在街上，很留戀似的散佈着最後的浪跡。青年人像死鼠一樣的搜索眼光來了。口哨聲像蒼蠅死守着一堆髒物，不停的從我身旁四處嗡嗡的爭鳴。老公公戴著和顯微鏡一樣功效的老花眼鏡，似乎亦把眼前的世界當鏡片下的細菌和怪物研究。路旁是一間服裝店，花斑斑的櫻窗努力的吸引視線的投射。我於是步了進去。售貨員用「雙有一經濟預知力」的眼在我身上工作，然後並不很熱烈的招待我。我買了一套很漂亮很鮮艷的長裙裝，作為我歸去時身上的唯一掩飾物，急不及待的在試衣室內穿上了它，我拋棄了那披在我身上且被老色狼嘲笑的舊衣飾。又貪婪的買了一雙長筒靴，一項如假包換用白珠串成的頸鍊，在手鍊店內選了一隻很名貴的中裝鍊，自己的經濟已閃着赤字的紅燈，只能把這些眼都掛在爸爸的份上。於是興奮的把這些裝飾屍體的喪物穿戴在身上，我在百貨商店的玻璃櫻窗上欣賞自己既幻既滅，像在預言生命隨時亦逍遙的身影。叫不出名的髮型，蜷曲着千萬隻蛇身盤居於頰旁，隨風而放肆地狂扭。上了墨的眉毛，像被火焚過的兩根火柴，人性的瑟縮起彎曲的身軀。燙白的臉是微微感到威脅的敏感肉軀，顫慄且不安的流着赤色的死漿，亦漸漸凝固。驚異的眼神像一族族新綠，冷峭的眼眉毛在濃黑中努力的伸出求生的觸鬚，然而逐漸地放棄掙扎，流露着訣別的神態。婀娜的唇亦蒼白的揶揄着生命，正準備一聚一合的作出求救的呼聲！

薄紗的長裙裝別具風格的披在身上，緊窄的上身和長袖作出留戀的動作死纏着肉製的輪廓，橫紋的橡根線，流成死亡的收縮。頸旁鬆鬆的作圍繞狀的領子，隨時準備活動，活生生的扼斃自己！下面接着打密褶的長裙，裙長及腳裸，當身軀飄搖不定的墜下海中時，長裙將開成一束大得異樣的飛舞的花朵。不甚配合服飾的長筒靴和項鍊，碍眼的流出不祥。新鍛閃着黃澄澄的光，一隻防水裝備的怪物，那或者是唯一逃過厄運的幸運兒！

走在街上，開始最後一次的招搖過市。小姐們是儀態學院的畢業生，扭着肛門用企鵝的

步伐誇耀傾國傾城的風采。婦女們把菜巴利擠成鴉窩，長舌似蛇一樣到處飛舞。汽車狂亂地驅竄，努力的增加交通意外的巴仙率。死氣沉沉的高樓大廈，只是幾幅抽象畫的構圖。傳染着社會病菌的臉走過，呆板得像一根根木頭在移動。穿着制服的警員似狗一樣找尋犯罪的骨頭。啞着香煙的好閒階級倚着電燈柱，用癌症謀殺時間。搖滾樂沉重的節奏到處煽動新時代的野火，瘋狂的叫喊，有人不忍的掩着耳朵從唱片店走過。惹事的阿飛，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盤。各式各樣的嘴臉隨着自己虛無的幻影走過。有抹上了白粉，患了暫時的貧血症。有硬梗硬的貼上半皮，似崖壁一般冷峭。黑板一樣四方的臉，陰森森的塗了一層墨。同是亞當夏娃的後代，不明的伊甸園的盤居物爲何會出現這一堆形形色色的子孫！野草叢生的人衆，大風中各自歪歪斜斜的互相推擠。也許自己站在這兒，簡直渺小得可憐，只是，明天就是報紙的頭條新聞人物，委曲一下做一個小人物，又算得了什麼！

前面有一家餐廳，我於是踏了進去，準備狼噬虎嚥，填滿最後的食慾。如果可能，誰又願意做一個餓死鬼。特別點了減肥的小姐們最害怕的食物，不要命的塞滿空滯滯的食腸，二湯四菜只鏟平了一半，已狼狽得像一隻飛不起的紙鳶。呆呆的看着那滿盤狼藉，只有陰惻惻的放棄「利我主義」，把剩餘的一半留給街頭尋食的狗，那總算是死前的最後捨施！

步出了餐廳，開始慶幸自己終於演完了這齣浪漫劇，除了纏綿得肉麻，這將不會是什麼嚴肅的了結。現在自己唯一要做的，只是平靜且面目猙獰地步向戲劇的終點。

在雲與海的駁接處，茫茫的一片蒼白中劃着一條模糊的界線，慘兮兮地作無限長的伸展。有幾條淡淡金光的黃線緩緩地延長擴大，現出的光輝，聖潔而肅穆！隨着落日的最後絢爛，海面披上了拘束的紅裝，對山的倒影作出最妖艷的擁吻。一朶朶的雪也染上了紅紗，移動着像刀光血影下飛舞的一團血肉！慘淡的天也是濺血的顏色，偶爾現出一兩處藍藍紫紫，流出爛瘡中濃冽的黑漿。夕陽璀璨地現出微微的焦躁，哭着自己即將幻滅的身影。

有嶙峋峋峋的石筍在我脚下向上陰黑黑的翹起，我於是在冷冷的刀尖上坐下。稍微向前微屈身子，就窺見崖下風搔地玩弄石塊的海浪，撫摸着濕泊泊的山岩，一派溫柔！山的濃影撒在海上，隨着浪潮的戲謔，像一塊起伏不定的大黑簾幕，忽左忽右地飄揚，浸蝕着前前後後的海面。風像飢餓的羣鬼呼嘯着淒厲且毫不放鬆的猛撲在我身上，亦把我的衣飾撕裂，赤

裸裸地呈現於崖上！有更凶氣的風刀刺過來，準備把我血肉不清地剖開。我抖着脚站起，一種久坐後的麻痺感奇異地散佈於足裸上，像一團凝僵的血漿，正做着溶固後的撤退。我趕緊趨前一步，急不及待的把左腳向崖下的空間叉了出去！

那是一種難於忍受的空虛感。沒有太多的搖撼，我的右腳驕傲地挺立着整個重量，似生了根，遲遲不敢放下第二步！將導至永恆的第二步，似乎仍在猶疑不決。風似野獸的爪牙在足裸上猛噬，根根汗毛自脚下憤怒的豎立，透出寒氣的冷光。海浪碰在峭壁上，散開的浪花似白赤赤的手在空中亂竄，一個欲拖我下去的姿態！或者只要像蛙一樣輕彈起右腳，幾十丈深的空間，也不過是一瞬間的旅途。呆愁的對峙了半分鐘，我無言且疲乏地收回了左腳。一下意識感到自己重新拾回了生命，我不滿意的抬起手，重重的擰開那陣懦夫的恐懼。夕陽的光輝瀉在海面上，於是海濱的每一個角落都在變色，像飾出顏料盒上各式各樣的七彩光澤，倏忽海面蒼白得發毛，倏忽深黑得不可宣洩，倏忽紅舌飄搖，倏忽青牙密佈，移向正中，移向左，移向右，移向前，移向後，灰瓜子怒氣地夾着海浪，迴旋的急窩，像欲淹斃什麼，又像求救的呼號。一層層的浪，似移動的山脈緊噬着陡斜的崖壁，從崖上奔瀉回去的急浪和迎面而來的同伴焦躁地猛衝，發出碎裂的聲響，高聳的白色浪鳥，拍着不齊全的銀翅和殘軀，恐怖地透着地獄的寒光，似獸性的眼，冷森森地互相瞪視。

粗糙的崖壁風蝕地留着一些原始的圖案，像熔爐里推出的熾烈的礦物，凸臉慘白地冒着死氣。混淆不清的岩隙，被風努力的割着，流成受傷的疤痕。有綠得發黑的攀爬植物扭着長腰蜿蜒地爬滿崖壁，蜘蛛網的路線四處散開，死命的纏握着唯一的附屬物。尖尖的峭壁刺着天空，掛着勝利的訶笑。避開這些飄忽的幻象，我把視線投向深沉的大海。

黑槭槭的海水，掩飾着海底的一地牀釘！就這樣壯觀地投下去，讓海水覆蓋一切？不幸的話，將會碰上兇殘的吃人鯊，鋸形的白色獠牙，惡狠狠且清晰的在屍上留下密麻麻的蜂巢！幸運一點，漲鼓鼓的臃腫肉軀泡着鹽水漂流三五日，成水上海鳥的唯一棲息物。癱瘓一樣的殞直在沙灘上，週末的海邊春色，將被撲朔迷離的浮屍血案取代。眞的不會反悔過嗎？必須好好的安定下來，仔細的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認為有所必要的話，才閉着雙眼，對無知的深度又出虛浮的雙腳。

無意識的仰天臥下，用長長的沉默望着白璨的天空。不願盲目的閉上雙眼，只有傻子才會不珍惜臨死前的訣別世界。風怒氣的夾着雲朵走過，極目處是灰沉沉的一片。從不會這樣仔細的觀看過眼前的天空，我豎起耳朵，亦抓住寂靜中的一些聲音！幾朵皓白的大彩雲拖着蜘蛛網的尾巴，長長揚起，各自作無限度的曲折伸展，偶爾相遇，作八爪魚糾糾纏纏的觸摸，有一羣羣的黑雲，以麻雀啁啾的行列，爭先恐後自前方渡過。我伸出手，欲抓住趨前的雲朵，只抓着一團空氣！渡向不可預知的後方，雲朵隨即無影無跡，像投入了北極海。白茫茫的蒼穹，沒有藍澄澄與綠油油，只有一縷縷的雲瞪着白眸子，和黑雲施展着巨力的大掌撲過，一片壯觀！我翻轉身，亦親切的用面頰躺臥在粗糙的岩壁上，巉巉的石面挺直鼻頰骨，只帶來窒息的感覺。再仰天躺好，姣好的臉孔已印上殘酷的隙紋。隨處伸手猛抓，揉緊一堆碎石，發牢騷似的極力一拋，幌過空間，無聲的墜下深崖。這兒是無人的死域，可以放肆的扮鬼臉，翻筋斗，即使使是醜惡百出，也能使自己稍微觸着快樂那遲鈍的刀鋒。於是便盤扭着身子躍起，兩脚左右盡量作誇張的伸張，雙手無目地的在空中劃了幾個不穩定的弧形，動作倏忽完畢，已心不從力的落回原地。我於是把長髮披了一臉，五官不分的和它們纏在一起，迷惑的閉上眼，設法使自己陶醉在觸目皆黑的世界中。良久才慢慢的睜開雙眼，面前即出現一些奇異的幻影，似老妖怪和小妖精，用最艷冶的誘惑欲使自己跟着它毀滅的幻象走，步向前面的空間！我於是狂笑起來，笑彎了腰，笑得眼淚涔涔的淌下來，喜極而泣？狂笑後，眼前依然一片空白，那畢竟是不可觸摸的幻象！呆呆的直立了一會，竟覺黯然。

「喂，就這樣不說話了嗎？」頓了一頓，發怔的狂吠起來：「執着一點，弄出一點聲音來，就算是蒼蠅的嗡嗡也總比死寂好！」我不甘的用食指戳着自己的鼻尖：「奏一點喪樂吧，將有人在這一刻準備和世界訣別！」岩壁的岩隙拉成滑稽的嘴角，在黑暗中嘲笑自己。風亦揶揄的用色爪翻起我的裙角，「呼呼呼」似狼狽的笑聲傾瀉而至。

天色已完全黑暗下來！遠遠的星空露出閃耀不定的狐眼，各不信任的互相陰險地猜忌。太陽已躲在一个不可預知的世界養傷，那流溢着紅色的臉，血跡密佈的創傷！深崖下籠罩了一塊黑幕，除了海浪的喧不成律，什麼也看不見。四處皆是密佈的黑瓜子、衝不開它的圍繞，只有等待無可遁逃的飛撲。自己來這兒幹什麼？為什麼還猶疑不決的愁立於此！不然乾脆

躺在冷凜凜的石牀上做夢，凍死了就一了百了，不然到清晨才又出腳去。

爲什麼要又出腳去？不可宣洩的四周，觸目皆是黑濶濶。自己好像根本不記得什麼了，只記得那是匆忙的抉擇，沒有太多理由的硬塞，然而只是一個很固執的念頭——真的就這麼意氣用事？冷梗的風沒頭沒腦的劈來，已分不清是擊自那一個方向。匆忙的繫束頸上的領子，企圖抵禦一點外來的冷冰。

如果天色晚了，真怕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途！

早上不是一切都暗自商量好了嗎？只要閉起眼睛，投向深沉的大海，除了激起幾朵艷麗的浪花之外，也不會對大自然有太多的打擾。只是，真的沒有甚麼理由了嗎？如果冷靜的分析，用理智挑剔感情，稍微調劑一下，就會發覺幼稚得寒心，纏綿得肉麻。

山已靜悄悄的在暮色中隱去，擺出一幅隱居的謙恭模樣。上弦月顫巍巍的升起，蟻行的步伐速，彎着背，一副已不年輕的體態。羣羣的蝙蝠閃着鬼眼拍着尖尖的翅膀，枯葉型的身軀，撲過一派澄和的月色！

微微的垂下頭藉着月色打量自己。簇新的長裙披在身上，長筒靴、新鍊、項鍊、新髮型和上了色的指甲，都依依不捨的對世界作出留戀的神態。長裙跳起求饒的舞，長筒靴死命的勒緊自己步向永恆的步伐，新鍊和項鍊用水銀的光閃着求生的觸鬚，長髮自額角上披散着視線，封閉一切絕路的探窺！

怎麼？自己忙不迭的追求這些物質的享受，鬼胎里懷着什麼用意！爲死亡而作醜惡的掩飾？不，不，我當然不會抱着八寶箱跳海，就算真要把脚又出去，也要把自己脫得赤條條的，忠忠實實地收回一具坦坦的裸屍。

夜色真的好深沉了，再遲一點，回家時恐怕會真的走上絕路。看來我是沒有辦法把這場浪漫劇作一個嚴肅的了結，只有退而求一個圓滿的喜劇收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甘的咬緊嘴唇，如今什麼都平靜了下來，自己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去預備這場戲劇，化了錢的物質陪襯不算，還硬梗梗的用豬料塞滿了吃不消的肚皮——現在倒真的有點餓了！拾回自己真實的質屬存在，才發覺自己一天都活在不可觸摸的幻象中。那隨即幻滅的真象，似年邁的女妖誘惑着自己，可是那畢竟離現實太遙遠了。

馬路上迎面跑來一個男人，我於是陰惻惻的瞪着他，毫不抑制的尖叫起來：「你爲什麼不強姦我？那樣我至少會有一個跳崖的理由！」

看着手中紅斑斑、花綠綠的結婚請帖，雙手不自然的抖了起來。里面那個結婚的新郎是誰？自己對他的名字像隔着一層摸不透的陌生，又像有一層徹底的熟悉。我到底對他做了什麼事？好像都不記得了。

黑色的電話機似靈柩一般透着死亡的寒氣，我於是下了最大的決心，咬緊牙根，拿起電話筒撥了一個號碼。對方傳來一句詢問的男聲，隱約的透露出作新郎的沾沾自喜。我於是忍着不擠出眼淚，只哽咽咽喉的說：「不論我是笑着還是哭着，一定不會放棄參加你的婚禮！」

急急的掛上，我極力的狂笑起來，像在崖上一樣，腰也笑彎了，迫出了兩行淚水，又是喜極而泣吧！笑聲過後，竟覺黯然。

還是留意一下爸爸吧，昨天買的東西都記在他的賬上，他咒罵我的那句惡狠狠的口頭禪「潑辣的野貓」，大約會急不及待似潮水一樣自他的口中無數次的湧出。

# 沙禽的詩

## 沒有奇蹟出現

日日等待奇蹟出現

也不知等了多少年

天空和我和大地

也並非沒有改變

甚至有時突然變得那麼陌生和遙遠

在夢裏都未曾遇見

但不管到了何種境地

都沒有乍見奇蹟的驚喜

而究竟什麼才是你夢想的奇蹟  
（彷彿夢想也多次更換樓閣獨居）

啊，時日悠遠我竟記不起依稀

但我相信奇蹟終會出現

雖然我知道奇蹟不會出現

# 去不到那裏

1

最後只好說

我們都堅持各自的生活方式  
擺出不同的面孔姿勢

究竟是真是假

恐怕自己都研究不出  
真的也有看不完的角度

假的呢

擺了出來也就成了外在的真

如果外在的真不能算真

那麼你內在的真又在那裏

你當然可以說

它在你的血脈裏迴旋奔騰

但正因為迴旋奔騰

你也混亂得很

2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因得不到快樂而悲傷

反正最悲涼的歌

也可以是快樂的開放

只要我能够唱

又何必那麼在乎音符的涵義和真相  
何況涵義和真相

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想像  
而且是僵斃的想像

你以為它是神符可以轉危為安

一朝廟堂倒塌，在最明亮的地方也會不住恐慌  
再新鮮的花樣也會湮遠遺忘  
再耀眼的光芒也會昏黃暗淡

再悲涼的歷史也會有個收場  
不如承受和開放

像無語的波瀾

寧靜的舒展默默的消散  
沒有匆忙沒有追趕  
即使兩岸烽烟徹天响  
也沒有恐慌

# 荒城

海涼

滿城的夏日

不知在甚麼時辰

就亮起了車尾的紅燈

我們是海中的沙灘

任隨海水海風冲上冲下

即使你要踏出自己的腳印

也要假造萬千個理由

且看行人荒亂的步伐

也聽衆民哀哀呀呀的胡語

片片低層云染住不明的霧  
當槍彈組成首首淒怨的歌

當生命搖擺似江邊的葦蘆

沒有一處是我兒的棲地

我只有舉起無力的雙手

把重重思緒統統給捏熄

想起脚下會被踐踏的草

你便想起了荒城

和活在荒城內的自己了

(在叢林復叢林內

你欲如何去收拾

那一片高低不平的心境

和心境外沒有草綠的年代)

賴瑞和

# 邊界和以後

又一次，你來到邊界關口

疲倦和驚怯

衣褲沾滿整夜的煙灰

三百哩一夜趕盡

木然交上護照

多明亮的窗和晨  
啊樹木，高速大道

另一個國度

怎麼如此快？

你趕赴某一個人的約會？  
抑或自己的葬禮？

多少次，你越過邊界  
進入雷內的電影

樹影搖向車窗

滿身煙味和夢魘

趕完身後北方的那輪月

猶未甦醒的陽光裏

趕這一程

這一程你想睡了  
沒有夢沒有黎明

那張床

那些睡眠的早晨在北方  
向南，僵屍般赴約

你不是逃避追蹤的革命者

你是永遠沉思一個淒涼結尾的佈局者

沈安琳

#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

(七)

下午二時四個人參加觀光旅遊團體，坐遊覽車去參觀自由女神像。九元一張票上了車之後，放眼看，遊客九十巴仙是中年人，而又以婦女為多。也有許多是夫婦同遊的。上了這個年紀，人生也去了一大半，總想坐下來休息休息。大病沒有，小病無妨，真要是一伸腿走了，那兒也沒有去，上帝面前也難交待。能走得開，誰都想到外面呼吸呼吸。人坐滿了，車就開動。像在多倫多一樣，廣播員隨處介紹，少有自己靜賞的機會。車子先經過最繁榮的百老匯大道，幾乎到處是娛樂場所，（有一百三十六間戲院）門前都裝上了大幅大幅的霓紅燈電影、歌舞的廣告。（每月廣告費三萬元）裸女畫，成人電影，宣傳品……看得眼花繚亂。接着又報告到了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梅西（Macy's），一〇二層的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最近落成的兩座世界貿易中心商業大廈（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高一百一十層，把帝國大廈比下去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 如今是美國副總統）商業中心，時代廣場（Time Square）這個區域住着七千作家……這個區域住着五千酒鬼。……這座大廈住着某某著名女明星。……報告員口若懸河，我簡直跟不上，索性棄權，爭取耳朵自由。用用眼神，一下子就見路旁行人道上，有個男人頸下胸前掛着一個極大的紙牌，上書抗議，抗議太太虐待丈夫。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是那些受委曲的丈夫們出廣告費向女性示威警告呢，還真是他自己在雌威之下受盡欺凌藉此發

洩、呼籲、號召同志組織統一陣線呢？……一輛新娘車駛來了，撇着車喇叭，响着快拍子的 5·17·1 的婚禮進行曲，招搖過市，引得路人注目。嬉皮（hippy）沒見着，聽說這種流行病已經過時。我們突然間，眼前出現了中國字的招牌，原來到了中國城（China town）俗稱唐人街。溝街上幾乎盡是華人，車開得很慢，介紹得也很清楚。唐人街最大的特色是餐館多，本來嘛，這就是華人在此祖傳立基的工具，難怪有些見識不廣的美國人一提到中國人就以為他是開餐館的好像除了吃之外，就沒有文化。其實文化是生活的綜合，包括勞動工具、生產方式、社會系統、經濟結構、政治組織、教育制度、典章文物、宗教藝術、風俗習慣以及道德法律等等。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這是舉世公認的。而在這異邦美國，遊覽車却把我們帶到協勝公會的樓上參觀那間小佛堂。（稱為華嚴廟）我真暗暗叫苦，這批洋人對中國的事物陌生好奇而有興趣，他們個個辛苦地循着陰暗的窄樓梯向上爬，到了閣樓上，那是兩個小房間，外面的做商店，有兩個女售貨員，賣的是港台廉價小玩意，內間排了左右五排長椅，好像小教堂聽傳道的擺式。前面供桌上佈置得金碧輝煌，供奉着如來佛，觀音菩薩之類的神像。亮着電蠟燭，前面有落地的木柵挿着幾根刀槍棍棒。抬頭側望，壁上鑲了幾排彩色立體佈景，下寫壽賜遐齡，八仙賀壽，獅子上樓台之類的字眼，天花板則吊着兩盞大宮燈。那些美國人基於尊敬他人信仰的習慣，虔誠地坐在兩邊的長椅上，靜聽神像後面傳出的廣播介紹。足足過了二十分鐘，觀眾才逐漸下樓。唐人街反倒一閃即過，我只看到幾間招牌，如一品香、新豐澤樓、唐宮酒家、上海理髮廳之類。上車後，見每人座位上放了一本風景的波士卡，（Post Card）原先以為是遊覽公司送的，等人來收錢時，才知是有人售賣的。因為卡片較小，取景不佳，買的人不多。

人上齊後，就開往碼頭換坐渡船去參觀自由女神像。這座石像建在一個叫做「Liberty Island」的小島上。一上船，就遠遠看到那個高舉右手的女神。船越駛越近，繞過她的面前而在她的背後登陸。石像座外面的草地上有許多小販售賣玉米花、炸薯片、（最普遍的零食）熱狗、可口可樂等食品。我們進入石像，腳座內部，是一間空洞的方形大屋子，壁上掛着許多圖表及照片，都是介紹說明此像建立之經過情形的。1775年美國為了爭取獨立和英國開戰，而法國曾派軍援助。勝利後，為了美法友誼建此自由神像，以為紀念。上面的女神是法國出資，下面的石座則是美國出的錢，大石塊都由巴黎運來。壁上掛着一張很大的條幅，上書中國文字。在我看來非常醒目。上寫着：「中國移民是從加里福尼亞州淘金熱時開始，中國勞工在建築美國西部鐵路後有主要的貢獻。多采多姿的中國城、中國洗衣店餐館，

在大都市里是人所共知的。一八八二年以後一九四三年以前，倍受美人排斥。但他們在科學及一切成就上是輝煌的。」看後，再往內進，排隊交一角就隨人潮進入電梯。出來後，就是在她脚下座位處。這是一個四方形的高台，可以循繞一週，看看四面風景。明彪二人鑽入像內，循着極窄的螺旋形樓梯，以極快的速度奔上去，一直到她的眼部上面。從小孔外望，可見那彎曲的皇冠邊緣。然後又順另條螺旋梯級奔下。他們說在內部能够聽見另條樓梯的人聲，而不見人影。四人會齊後，就趕快出去趕渡船，因時間限制，不能久留。船越航越遠，這舉世聞名的自由女神，就越來越小，終至不見了。我們上了車，回到原來起程處時，已經是傍晚了。腹餓雷鳴，餐後又去參觀帝國大廈。它就在市中心，高約一千四百多呎，一百零二層。我們買了票（每張一元七角半）坐電梯，先到八十層走出來。這兒售賣許多紀念品，大都是些紙製、鋁製的小東西印上些帝國大廈的模型，或是大張的油畫之類，並不精美，價却很貴，我們只照了幾張像片做紀念。又換坐另外一架電梯到八十六層，又出來巡一圈。最後再上到一百零二層，從這兒俯覽全紐約市，比八十層又小多了。到處是密集櫛比的高樓，四方各有望遠鏡七八架，投入一角可望二分鐘，居高臨下望去，有幾座特別高。那是世界貿易商業中心大廈，Panam 美國航空公司，RCA, Sony, Macys 等，招牌特別醒目。我四邊都站住看了一會兒，涼風陣陣，較地面寒冷許多，我不禁想起「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詩句來。

紐約的夜，除了娛樂場所外，街道上並不熱鬧，但汽車却徹夜川流不息。百貨商店都關着店門，不做生意，可是那些偌大的玻璃窗却是徹夜開着燈光。我們站着看這些商店，欣賞着一個個的櫥窗設計。（Window shopping）櫥窗對路人的誘惑極強，它能在一瞬之間就把觀眾吸住，留下深刻印象。設計者極具藝術心思，比如一塊布料披在模特兒身上，旁邊陪襯的東西雖與商品無關，却極能襯托商品的價值與美感，那些模特兒也並非身材健美，有許多是瘦骨嶙峋，但配以調和的色彩，悅目的燈光，就使她們變得極有氣質，也代表了一種意境，有些也不用人物單用貨品的。我們一間間地欣賞着，比看成人電影有意思多了。

在夜總會或酒吧門口，一羣羣的男女站在那兒迷迷糊糊地擁抱調笑，對行人視若無睹。聽說是吃了迷幻藥的，在自己的天地中盪漾沉醉。我們不知不覺越走越遠，興趣索然時，就叫了一輛的士開回旅館休息。

十一號上午，先將旅館退掉，把車子開到大街上的停車場，（半小時二元，一小時三元，四小時五

元……）然後去逛梅西，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規模的確不小，我也記不清乘自動電梯跑了多少層樓。每層樓貨色都不一樣，因為時間有限，興趣不同，兩男兩女分成兩組，參觀男裝部和女裝部，約好集中地點時間，以免走散。其實範圍雖大，貨物雖多，真能適合用的倒是極少。廉價的看不上眼，看得上的却又買不起。結果只落個「逛」字出來，以美金折合，還是星洲百貨公司的東西價廉物美些。

參觀完畢，又到聯合國大廈攝影，聖派屈克（St. Patrick）天主教堂是美國最大的教堂，內設四千五百座位，美輪美奐，我們也去看過了，坐在椅上靜思了一會兒，再去附近的洛克菲勒中心遊逛。那個大池中心有傘棚，茶座、有噴泉，壁上有銅雕，非常優雅，自四十八街延至五十街，橫自第五街至美國街，一大片的建築物都屬此區，最卓越的要算R. C. A. 大廈，高八百五十呎。此中心有二百間旅館，二十間餐館，聽說周圍有二十一座建築物都是洛克的產業。

吃了午餐，一時半進入無線電城。（Radio City）說是城，倒不如說是一間大劇院。裏面鋪着地毯，到處擺着沙發，供人休憩。我們買了票（四元一張）進入電影院內，這時電影已開始，正上演一部牛仔片，銀幕寬闊，聲光俱佳，座椅亦極舒適。看完電影，亮燈休息，我們就換到前面去，看表演可以清楚些。這座影院極大，五層樓座，可以容納觀眾六千多人。屋頂是弧形的，左右兩旁各有紅藍白六顆大星，銀幕扯起是一座龐大無比的舞台，聽說長一百四十四呎，深四十七呎，中間有活動部份可前可後，可升可沉。舞台右邊有壁洞內放鋼琴。（觀眾看來在舞台的左上角）。這種表演是傳統式的，先來場電影，然後表演幾個歌舞，演員儘管是後浪推前，節目却是大同小異永遠不變的。開始時，一個黑人走過去壁洞中在鋼琴旁坐下，大奏一輪電子鋼琴。燈光打在他的身上，風姿翩翩，技藝不凡，獲得滿堂掌聲。然後幕啓，舞台上升百餘人交响樂隊出現，燈光也就隨着變換，其中一曲「丁香山」奏得最好，使我想起寒修，他吹口琴以這支曲子最為美妙；當時在中國此曲是最流行的。奏完幾曲之後，樂隊下沉不見，銀幕放映美國獨立時各巨頭簽字的鏡頭，為時甚短，天空一片白雲出現，一座大鐘樓插着美國旗，當國旗迎風招展時，觀眾立即鼓掌歡迎，表示對國家的敬意。同時在舞台上也出現了數十位真的演員，扮着各色人等，穿着各式服裝，對着那面國旗揮手歡呼，剎那間，銀幕暗了，演員都不見了，交响樂隊又升上來演奏一番，又沉下去。第一個節目是銀鈴舞，十四個紅衣白短褲白長靴手持銀鈴的女子出場，音樂輕鬆，舞姿美妙；加上鏗鏘悅耳的鈴聲，整齊優美的步伐，閃閃銀光，盈盈笑態，極聲色之娛。這次大樂隊又升上來，整個兒地退到舞台後部停下來，為歌舞伴奏。空中降下洋房樹木的佈景，十二位男女演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員共跳芭蕾舞，一切是那麼快速靈活，那麼緊湊銜接，沒有冷場，沒有給觀眾眨眼的機會，一舞既罷，即換佈景，十三位男女分成三組共跳，這個舞也跳得不壞。但最令人大飽眼福的，該是傳統的壓軸舞蹈。三十六位戴着白帽子、白衣、白短褲的女郎，一樣高矮一般肥瘦，連大腿也是同等粗細，在這龐大的舞台上踏着操兵式的舞步，前進、後退、左旋、右轉，齊整劃一地換着千變萬化的隊形。齊到不能再齊，美到不能再美。簡直像上了鍊的機械人一樣。再加上彩色的燈光，和諧的樂調，舞到精彩處，觀眾不禁拚命拍起掌來。實在是「此舞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了。最後她們跳節奏輕快的踢躡舞結束，令人耳目一新。完場之後，全體演員出場謝幕，約有百餘人，各穿着鮮豔服裝，含笑揮手致意。真是滿眼繁榮，金玉滿堂。如果有時間，有興緻，還可自電影看起，或者到外面沙發閒坐談心，再進看來舞蹈，不必再買票，看到你不想看為止。但這只是屬於耳目聲色的娛樂，一場看過，看第二次恐怕就興趣大減了。所以我們就即時離去，到停車場取車北上蒙特里爾。紐約這世界第一大城，再住下去必有許多新鮮事物。可惜人地兩生，誰也不想再流連，只好寄望於未來。開了一百五十哩，到了紐約州的首府阿爾巴尼，(Albany)住在郊區的Motel，每晚二十三四元，比紐約便宜一倍，長夜漫漫，鳥倦知還，想起紐約，好像做了一個繁華的夢。

紐約到蒙特里爾有三百六十多哩，我們還得有二百哩出頭的路要趕，休息個够再次北上。這兒因是首府要地，路四通八達，市郊有許多重疊的高速公路縱橫交錯，極為壯觀。走了一百六十哩，到了美加交界處，在這兒每人可以購買一瓶免稅酒，因為美酒較加廉一倍，於是買了四瓶，過稅關時也沒有檢查。高潮已過，心願已了，在夕陽的餘暉中默默趕路，誰也懶得再說什麼。一直開到離蒙八哩的Camping處才停下來，搭好帳幕，大家休息了一會，換了整潔服裝，又興緻勃勃地進入大都市玩了一個燦爛的晚上。

蒙特里爾是明讀書時的舊地，朋友多，地方熟，所以在朋友的盛情邀請下，也不再住Camping Ground了，搬到朋友家裡。這幾天和朋友在一起玩，參觀了麥基爾大學，世界博覽會(1967年在此舉行，有許多佈置還保留着)舊的蒙德里爾街道，(充滿法國風格)又逛了全加最大規模的百貨公司，Eaton 和 Simpson，還有大學路的2020 (University Street)，它拿門牌號數做店名，自動電梯是螺旋形的，裏面佈置得像豪華的夜總會一樣。這些百貨公司的貨色較美國的梅西新穎多了。我們還坐了地下車(Subway)，每天都到唐人街去中國餐館打牙祭，而朋友也在家裡請了幾天便飯，真是玩得盡興。

極了。所以有朋友的地方，總是不會寂寞的。可惜明的假期已屆，沒法久留，雖然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去跑跑，也只得留到下次了。我還在這兒買上了秋裝冬衣，準備享受雪景之樂。一般說來，美國治安較差，黑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就以購物來說，稍貴重些的，就用鐵鎖鎖在架子上以防偷竊。但加拿大却不興這一套，他們的政府福利工作做得好，對人民生活照顧周到，道德水準也較高，人民生活較安定，雖然售貨員不多，忙不過來，但顧客們都能安安靜靜地挑選貨物，一點不擁擠搶購，付款時也是排着隊耐心等待，從不忙迫，誠實無欺，這是值得欣賞讚美的。而且所有的百貨公司都附有小食部，以便顧客落腳休息。我們在蒙地玩了四天，臨走又到唐人街去買了許多中式雜貨食品又去逛了書店，買了許多中文雜誌，這兒書報多由香港運來，約有明報月刊、七十年代、春秋、新聞天地、掌故、香港影畫、讀者文摘、南北極、家庭生活、婦女與家庭、銀河、南國畫報、嘉禾電影、武俠世界、雅風、旅行雜誌等，其中以旅行雜誌和雅風的銷路最多。

十六號上午和朋友告別，到了 Arvida 瑪格烈的家中再住了兩晚，於十八日下午動身返七島，到 Port Cartier（距七島四十哩）時已暮色蒼茫，大家都飢腸轆轤，就到此處唯一的唐人餐室（Mandarin Restaurant）果腹。這餐室主人是香港人，從七島遷去的，七島華人不多，遇有宴酌都去那兒光顧。份屬好友，盛意拳拳，堅不收錢，算是爲我們洗塵。遙遙長途，歸心似箭，雖非塵土滿面，但一身一心都是懨懨倦意，吃了一頓之後，真的是精神煥發，抖落一身塵埃，冒夜色而狂馳，急待展閱那些值萬金的家書。

三千五百哩的旅程，二十一日的光陰，終於又依然故我地回到了老地方，這次旅行，看到了許多耳已聞而目未見的事物。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見了之後，才明白所聞之真確性究竟有幾分。又說：「讓萬卷書，走萬里路。」三千五百哩合起華里來，大約也有萬里路了。只可惜未曾讀得萬卷書，因此常常有「書到用時方恨少」之感。要是我讀的書多，吸收力必不止此。無論如何，改換一個新的環境，就是踏上一個新的旅程，但願磨一磨這支生鏽的筆，向文學的領域邁進。這點雪泥鴻爪，一方面向親友報導旅途經歷，一方面也給自己留個紀念。照實寫來，平平凡凡，字已數萬，就此打住。（全文完）

英瑪·柏格曼作

李南衡譯

# 野草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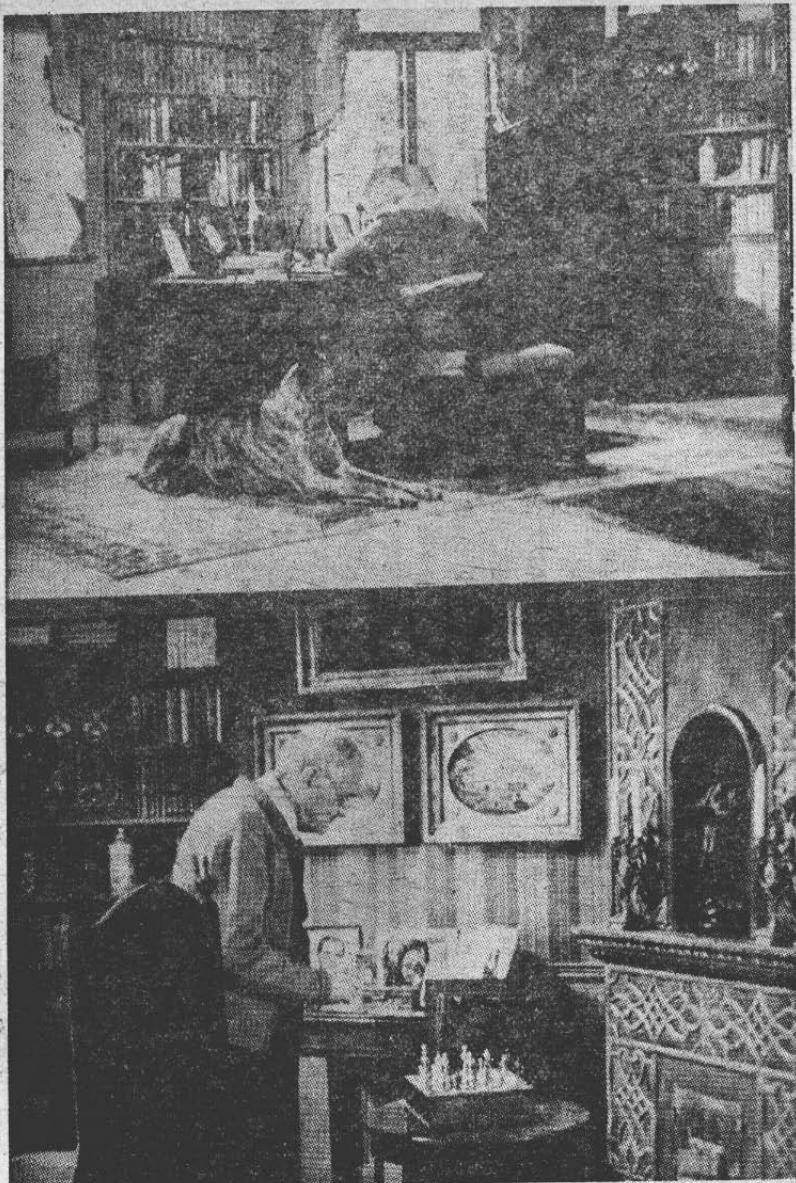
(上)

七十六歲，我覺得我已經太老，不能再對自己說謊了。但是，我還是不能太確定。對自己的真實性自滿，並以這種態度來自剖，說不定是假裝的。即使如此，我還是不能確知我要隱瞞些什麼。但是，如果爲了某種原因必得自我批判的話，我確信不會覺得羞耻或顧慮到我的名譽的。但是假如要我說出對某個人的看法，我反而會更審慎些。要做這樣的評斷是很危險的。人，太多會犯錯、誇大，甚至說極嚴重的謊。與其要做這麼笨的事，倒不如保持緘默來得好些。

結果，我終於有了自由意志，幾乎完全脫離了社會，因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主要的不外是討論或論斷鄰舍的是非。因此，我發現在年邁的歲月中我相當的孤獨。這並不是什麼後悔的話，這祇不過是事實的陳述罷了。我對生活的意願是不受干擾，以便有機會致力於某些一直使我感興趣的事，儘管它們是膚淺的。警方說，我在自個兒的事業上按部就班地往前進步，我就從這裡得到快樂，（我曾經教過細菌學），我在打高爾夫球時獲得享受，偶而，我也讀些傳記文學，或是一兩篇好的偵探小說。

我的生活充滿工作，因此我心懷感謝。開始是爲糊口而奮鬥，進而是爲追求自己所喜愛的科學而不斷地努力。我有一個兒子住在倫德，是物理學家，結婚多年了還沒有子女。我母親仍健在，雖然已上了

伊沙克：七十六歲，我覺得我已經太老了……回頭我還要說明為什麼寫這故事。



年紀，但還相當活動。（她已九十六高壽），她住在虎士克瓦那附近，我們很少見面。我的九個兄弟姐妹都已去世，但他們留下一大群兒女和孫子。我很少和這些親人來往。我的妻子嘉琳也死了好多年了。我們的婚姻極不圓滿，所幸我有一個好管家。

關於我自己，所要說的就是這些。也許我該附加一句，我是個老齷齪，老是使自己和那些與我相處的人感到為難。我極憎惡感情的流放，女人的眼淚和小孩子的哭聲。總之，我一碰到大聲吵擾和突發的驚駭，我總是給弄得不知所措。

回頭我還要說明為什麼寫這故事，而這故事是我某一天親身遭遇到的真事、夢和幻想。真實的陳述，盡量忠實地寫出來。

七月一日，星期六清晨，我做了一個怪異且非常不快的夢。夢見我像往常一樣，每天清晨例行地在街頭散步。相當早，街上看不到一個人影子。這有點令我驚奇。同時我也注意到路旁連一部車停在那裡也沒有。這像是個空城，就像仲夏一個假日的清晨。

陽光普照，還照出濃黑的影子來，但却一點熱度也沒有，即使走在向陽的一邊，我也覺得陰冷。

市中中心傳過來的喧囂之聲也總是不絕於耳的。而今，却是絕然地死寂寧靜，我的脚步聲却自建築物的牆壁敲回撼人心弦的回聲。我開始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這時候，我從鐘錶眼鏡行經過，他家的招牌一向是掛個大時鐘，告訴人們標準時間。在大時鐘底下畫有一付大眼鏡，上面還有一對眼睛。以往每天清晨散步時，我總喜歡注意這些街頭奇奇怪怪的小景物而對自己微笑。

使我驚訝的是鐘面上的指針不見了。鐘面上竟然空白一片，在底下的那對眼睛，像是被人擊傷了，看起來水汪汪的，酸痛難過似的。

本能地，我掏出自己的錶來對時，我發現我那古舊但可靠的金錶也沒有指針。我拿錶湊近耳邊一聽，它還滴滴噠噠地響着。然後就聽到我的心在跳動。跳得相當快而且極不規則。我一時被莫名的憤怒之感所困迫。

我挪開錶，靠着牆好一陣子，直到這種感覺過了。我的心也平靜下來了，於是我就決定回家。使我慶幸的是，我看到一個人站在街角，他背向我。我急忙衝過去摸一下他的手臂。他一下轉過身

來，嚇我一大跳，在他那軟軟的帽子底下竟然沒有臉。

我一縮手，這整個傢伙立即垮了，就像是灰塵或易碎易化的玩意兒做成的。在路旁只留下一堆衣物，這個人消失得無影無踪。

我迷惘地望望四週，我確知這下了我可真迷路了，我現在在城的這個角落，是我從沒來過的。我站在一個廣場上，四周環圍着的盡是些高聳而醜陋的公寓建築。街道從這狹隘的廣場張爪到各個方向去。人都死光了，一點生靈的跡象也沒有。

頭上，太陽蒼白地照着，光線像刀片的利鋒，從屋舍之間切割下來。我冷得全身發抖。最後，我鼓起了勇氣再動彈，漫無目的地隨便選一條狹窄的街道就走。在心臟承受得了的程度之下我急速地走，然而，街道像是永遠走個沒完似的。

於是，我聽到了鐘聲，突然我已經站在一間不引人注目的紅磚小教堂邊的另一個廣場。在教堂旁邊並沒有墓園，教堂被一些灰色牆的屋舍所包圍着。

就在離教堂不遠的地方，有一隊送葬的行列慢慢地行過街頭，引隊的是一部古式的柩車，跟着幾台老式的出租車輛，這串車隊是由一對瘦骨嶙峋的馬匹拖着，上面覆蓋着大幅的黑布。

我停下來並脫帽致哀。能看活生生的東西，聽到馬兒踢踏的蹄聲和教堂的鐘聲，真讓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於是，什麼事都在剎那間發生了，並且恐怖之至。即使在寫這篇文章時，仍心有餘悸。

這柩車就要進入教堂的大門，却像一隻在風暴中搖擺不定的小船，眼看它就要傾覆了。一個車輪滑脫出來，隆隆地對着我滾衝過來。我必得跳開，以免被它撞擊到。它就在後頭撞上教堂的牆壁，撞得四分五裂的。

別的車輛停在那邊，但沒有人下來幫忙。這個龐大的靈柩還在三個輪子的車上擺盪不定。突然間，這棺木跌落在街頭。像脫了韁的馬，這柩車和車隊直直地滾衝到街道的那一邊。

教堂的鐘聲不知什麼時候停了。我孤伶伶地站在翻覆而半破碎了的棺材旁邊。一種驚恐的好奇心趨使我湊上前去。一隻手從那堆破碎木片中伸出。當我俯身向前，這隻死手竟抓住了我的手臂，粗暴地拉我下去，我無助地掙扎着，而這死屍竟從棺木中慢慢地起來。這個人穿着一件大禮服。

嚇我一大跳，我看到這死屍竟就是我自己。我試圖使我的手臂擺脫掉他，但他用力地抓住我。他一

直瞪着我，不含絲毫感情，只露出帶有幾分蔑視的微笑。

就在這失去知覺的恐怖的頃刻間，我醒過來，在我床上坐起來。這時候是清晨三點鐘。陽光已經從我窗子對過的屋頂反射進來。我閉起眼睛，在現實中喃喃自語以驅走惡夢——驅走這些年來常跟着我的連連的惡夢。

伊沙克（以下簡稱伊）：我的名字叫伊沙克·柏格，我仍活着。我今年七十六歲。我真的覺得很好。

當我喃喃自語這些話時，就覺得心平氣和多了，我喝了杯水，再躺下來默想即將來臨的日子。我立即知道我該做些什麼。我起床，打開窗簾，看到天氣很晴朗，吸了一口清晨的新鮮空氣。然後，披上長袍，穿過公寓（鐘正敲了三點鐘）到我老管家的房間去。當我一開門，她立刻坐起來，很清醒的。

阿達（以下簡稱達）：不舒服嗎？教授。

伊：聽着，阿達小姐，你做早餐好嗎？我正要開車子。

達：您正要開車子？教授。

伊：是的，我要自己開車，我向來信不過飛機。

達：我的好教授！回去睡吧，待回兒九點鐘我會給你泡上咖啡，照我們原定的，十點出發。

伊：好吧，那我不吃就走。

達：那麼誰來給您打整那包大禮服呢？

伊：我自己來。

達：那我呢？

伊：阿達小姐，你可以同我坐車子一道去，不然你就坐飛機去——隨你便。

却來：對我說不要坐飛機，要坐車子去了。

伊：頒贈儀式要到五點才開始，如果我馬上出發，還有十四個鐘頭可走。

達：事情會給您搞得一團糟。您家少爺會到馬爾摩機場接您，他會怎麼說呢？

伊：如果您要坐車子去，那我就不同您去參加典禮了。

伊：阿達小姐，幫帮忙吧！

達：您自己開車去那裡，會把我一生最重大的一天給糟蹋了……

伊：阿達小姐，我們可沒結婚呢。

達：幸好我們沒結婚。七十四年來我一向照我自己的原則做事，今天還是一樣。

伊：說完沒有？阿達小姐。

達：我沒得說了。不過，我會對自己說很多關於只顧自己的糟老頭兒，從來也不替那爲他忠誠服侍四十年的人想想，也不想人家的感覺。

伊：我真不明白，這些年來，我怎麼忍受得來你這個那麼熱衷權勢的管家婆。

達：頂多到明天了。

伊：無論怎麼樣，我要去開車，你高興怎麼就怎麼。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受不了你管東管西的。我必得承認，我們最後的對話聲是大了一些，部份是因爲阿達小姐倔強的脾氣，部份是因爲我已進洗手間，在裡邊刮鬍子和盥洗。當我走出洗手間時，着實驚訝不已，阿達小姐在那裡爲我包紮大禮服和其他應帶的東西。她似乎已冷靜下來了，我想友善地拍拍她的背，好讓她知道我已經原諒她了。

伊：再沒有人能像您打點得這麼好。

達：是嗎。

伊：老怪物。

她不予以作答，我實在很火。說真的，我最後一句話是口不擇言脫口而出的，但是，阿達小姐却有她特殊的生氣法子，就像是要考驗聖徒似的。

達：先生，我泡咖啡也煮兩個蛋吧？

伊：好，謝謝。你真好，阿達小姐。謝謝你，親愛的阿達小姐。

爲了使關係弄好，我不顧一切盡力討好她，但這個老太婆竟然不予以理會，一溜到廚房去了。

伊：什麼銀禱鬼博士，大笨牛！這些教授團就會把我弄成銀禱大白痴。我該去買點什麼東西給這個老妖怪，讓她樂一樂。我最痛恨那些老喜歡牢記什麼的人。甚至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去傷害的我，怎麼忍

心去傷害阿達小姐的心呢？

於是，她出現在門口。

達：您要烤麵包嗎？

伊：不，非常謝謝，別太麻煩你了。

達：您怎麼不高興了？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門已在我面前關上了。我穿好衣服，到餐廳，早餐已備妥了。晨旭射出一條白光橫貼在餐廳的桌面上。阿達小姐溫文地提着咖啡壺，忙碌似的，倒了熱咖啡在我杯子裡。

伊：你不來一杯嗎？

達：不，謝謝。

阿達小姐到那邊去，澆着窗口的花。十分自然地背對着我，但從她背後可以看出她的意志是堅毅的。鄰室的門打開，我的媳婦馬麗安走進來。她仍穿着睡衣，還抽着煙。

伊：我的寶貝媳婦，你怎麼大清早就起床了？

馬麗安（以下簡稱馬）：您和阿達小姐吵吵嚷嚷的聲音，牆壁都要給你們震垮了，我怎麼還睡得着

伊：沒有人吵吵嚷嚷的。  
達：當然沒有，沒有人吵吵嚷嚷。

馬：您要坐車去倫德。

伊：是的。

馬：我可以跟您一道去嗎？

伊：什麼？你要回家？

馬：嗯，我要回家。

伊：回伊瓦德那裡去？

馬：正是。您不必問我爲什麼。我負擔得了我就坐火車走。  
伊：你當然可以跟我一道走。

馬：差不多十分鐘我就可以準備好。

馬麗安在桌上的煙灰缸熄掉香煙，走進她的房間，關上了門。阿達拿來另一個杯子，沒說一句話。馬麗安突然決定回我兒子伊瓦德那裡去，我和阿達都覺得很奇怪，但却仍保持緘默。雖然如此，但我仍搖搖頭。

達：我的天！

三點半一過，我就從車房開出車子。馬麗安從前門出來。穿一條便褲，上着一件短夾克（她是個健壯的年輕女子）我抬頭望窗，看看阿達是否站在那裡。果然在那裡。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沒回禮。我滿不高興地坐進車子，嘔的一聲關上車門，發動引擎。靜靜地我們離開了這寧靜安睡的小城。馬麗安又要點香煙了。

伊：請不要抽煙。

馬：當然。

伊：紙煙我受不了。

馬：我忘了。

伊：而且，抽煙既花錢，對身體又不好。應該有條法律禁止女人抽煙。

馬：今天天氣很好。

伊：是的，但有點悶。我有個預感，今天會有大風暴。

馬：我也有這種感覺。

伊：現在要抽根雪茄了。抽雪茄才算是抽煙。既是一種興奮劑，又是一種享受。男人的毛病。

馬：那麼女人的毛病是什麼？

馬：您真的幾歲了？爸爸。

伊：你爲什麼要知道？

馬：沒有什麼，不能問嗎？

伊：我知道你爲什麼要問。

馬：嘍。

伊：別裝蒜了。你不喜歡我，你一直就沒喜歡過我。

馬：我知道您是我公公。

伊：你爲什麼又要回家了？

馬：一種衝動，如此而已。

伊：伊瓦德剛好是我兒子。

馬：我知道他是。

伊：所以我問你並沒有什麼不對。

馬：這些事，實在與您不相干。

伊：你想不想聽聽我的意見？

她以其穩如泰山，動也不動的平靜和冷漠激怒我。同時，我非常好奇，但又有點煩惱。

伊：伊瓦德和我很相像，我們有我們的原則。

馬：您不必告訴我。

伊：就以這個「借款」來說吧。伊瓦德向我借錢以完成他的學業，等他在大學當講師就得還我錢。

他既已當了講師，每年就該還五千塊，這與他的信譽有關。即使我知道目前對他來說是有困難，但是約定就是約定。

馬：這就逼得我們倆兒不可能一道渡假，您的兒子就得工作到死。

伊：你自己有收入。

馬：……特別是當您暴發了而且不缺這些錢用。

伊：約定就是約定啊，我親愛的馬麗安。我知道伊瓦德瞭解這一點的，而且他尊重我。

馬：這一點或許是真的，但他也恨您。

她那平靜，幾乎是極冷酷的聲調令我吃驚。我試圖望穿她的眼睛，但她凝視前面，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伊：伊瓦德和我向來沒溫柔對待過。

馬：我相信。

伊：你討厭我實在使我難過，因為我滿喜歡你的。

馬：好極了。

伊：告訴我，你和我作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馬：你要我坦白說？

伊：請吧。

馬：您是一位老自私，爸爸。您全然不顧及別人，也不聽別人的話。而這些都隱藏在您那古板的可愛和友善的假面具裏頭。即使大家都把您說成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但您還是頑冥不化。像我們接近您的人，都知道您的真面目，您無法愚弄我們。譬如說，您可記得一個月前我來您這裏時？我那時還傻想您會幫助伊瓦德和我。因此我要求讓我在這裏住幾個星期。您可還記得您說了什麼？

伊：我對你說，你深受歡迎

馬：您是說了這話。但我深信您一定忘了說過這些話：別把我扯進你們的婚姻問題裏去，這干我屁事？每個人有他自己的難題。

伊：我這樣說了？

馬：還要多呢。

伊：但願我說的最壞的話就這些。

馬：這就是您說的，照您原來所說的一字不改說給您聽聽：我對精神上的苦惱是不敢恭維，所以嘛別來找我發牢騷。但是如果你需要精神上的自慰，我可以為你安排，和一些很好的所謂精神醫師，或和傳教師談談。這套最近很興。

伊：我這麼說了？

馬：您有頑固不化的意見，爸爸。無論如何，要依靠您，總是最惡劣不過的了。

伊：真的嗎。好，如果我坦誠不偽，我應該說我很喜歡和你住在一起。

馬：把我當作一隻貓。

伊：一隻貓和一個人。沒有什麼兩樣。你是一個很好的小女人，你討厭我，實在令我難過。

馬：我並不討厭您。

伊：哦。

馬：我爲您難過。

我聽到她這些奇腔怪調和不合邏輯的話，我禁不住笑了起來。她自己也笑了。這樣，使空氣乾淨一些。

伊：我真想告訴你我早上做了一個夢。

馬：我對夢並沒多大興趣。

伊：嗯，也許沒興趣。

我們車子在沉默中走了一會兒。日頭高高地掛在上空，路面光白。突然我有一種衝動。我把車子開慢下來，迴轉到左邊小路，這小路可通向海邊。那是蜿蜒的林間小徑，路旁擺放着新砍下來的木材，在陽光照射下發出強烈的氣味。馬麗安抬頭望望，有點古怪，但仍保持緘默。我把車子停放在路旁。

伊：來，我帶你看看。

她靜靜地嘆了口氣，跟着我下了這個小丘，直走到廁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那座落在樟樹林中的一棟大的黃色房子，它的陽台面向海灣。這棟房子在鎖着的門和掩着的窗簾之中靜睡着。

伊：二十歲以前，每個夏天我們都住在這裏。我們一齊有十個小孩住在這裏，哦，你或許知道這些

馬：多可笑的一棟老房子。

伊：這是個老古董。

馬：現在還有人住在這裏沒有。

伊：這個夏天沒有。

馬：如果您不介意，我要下到海邊那裏去泡泡水，反正我們還有時間嘛。

突然，我發現我一直只顧講話而沒有人聽。馬麗安已懶懶地步下海灘那裏去了。

我往房子那邊走去，立刻發現了草莓圃，但比我記憶中的要小得多，而且也沒那麼動人。那兒仍許多野草莓。總之，我就自個兒在那老蘋果樹邊坐下來吃起了草莓。一個接一個的。我或許變得有點傷感。或許有點累了，還帶幾分憂鬱。而且很容易地，開始引出了一件一件與我童年生活足跡所到之處有關聯的事兒。

我有一種奇異的嚴肅之感，就好像這是下決定的一天（這並非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寧靜的夏晨，安靜的海邊。密葉中鳥羣的歌唱。安睡的老房子。芳香的蘋果樹微微彎曲，支住我的背。還有這些野草莓。

我不知道怎麼搞的，然而這清晰而現實的日子漸漸流入夢幻中。我甚至不知道這是不是夢，或是與強而有力的現實同生起的回憶。我也不知道這是如何開始的，我想就是當我聽到鋼琴聲那時候。

我驚醒來，我扭頭望那房子，就在小丘那邊。它已變成一種奇怪的樣子了。房子的正面，剛才還那麼模糊並遮掩着的，而現在却活起來了，陽光照射在敞開的窗上，白色窗簾在和暖的夏風中搖曳着。鮮艷的遮日蓬捲起了一半；炊煙裊裊自煙窗升起。這古舊的夏季別墅似乎充滿了生氣。你可以聽到美妙的鋼琴聲（好像是瓦爾德夫的作品），從窗口飄來輕快的回音，笑聲，脚步聲，小孩的哭聲，幫浦的噠札聲。有人在二樓唱歌，那是強而有力的，像是意大利美聲唱法的男高音。雖然如此，但看不到一個人影子。過了一會兒，這情景仍然像是非真實的感覺，像是海市蜃樓會立即化為烏有，在無聲無息中消失。突然我看到她。就當我看着這奇異變幻的房子之後，我轉過身來四處張望，我發現她穿着那金黃色棉織的衣服，跪在那裡採野草莓。我立刻認清那是她。我非常興奮。她離我那麼近，我伸手就可碰着她。但這易於消失的情景令我躊躇一下，我不該讓她注意到我的出現。（我真高興。不管這是精神上的想像，或是夢幻，或是什麼。她就像我所記憶的樣子：一個穿着黃色的夏裝，臉上有雀斑，曬得黑黑的，滿臉熱忱心地明朗的小婦人。）

我坐在那裡好一會兒，靜靜地望着她。終於禁不住，以溫文地但還可以聽到的聲音叫喚她的名字，她沒有反應。我稍為大聲地再試一次。

伊：沙拉……是我，你的表哥伊沙克……我老了些，當然，跟我以前不完全一樣了，但是您一

點都沒變，小表妹，您聽到沒有？

她並沒有聽到我的話聲。熱切地採着野草莓，把它們放進小草籃子裡去。於是我明白，一個人不容易同自己的記憶交談。這發現並沒令我太難過。我決定仍保持緘默，希望這不同凡響的可貴情景，儘可能能持續久些。

於是，一個男孩從小丘那邊閒蕩下來。他即使不會大過十八、九歲，但他已長了些鬍鬚。他穿着一件襯衫，長褲，還戴一頂學生帽推在頭部後邊。他在沙拉後面踱過來，取下他的眼鏡，用條白的大手帕拭擦着（我認得出來那是我哥哥西格弗烈，他大我一歲。我們曾在歡愉和小折磨的時光中一同生活過。他在年輕時得了腎臟炎去世。他本來在烏布撒勒大學教斯拉夫語。）

西格弗烈（以下簡稱弗）：小表妹您早。您在做什麼？

沙拉（以下簡稱沙）：你沒看到我在採野草莓？笨瓜。

弗：誰才有榮幸品嘗這些可口的草莓，而這些草莓又是由一位歡悅的少女在清晨採的？

沙：喚你！你不曉得今天是阿龍叔叔的生日嗎？我忘了為他準備禮物。所以我要呈送一籃子野草莓給他。這樣够不够好？

弗：我來幫您忙。

沙：你知道，夏洛達和希格甫理縫了一件綉花巾給他，安姬利嘉烘了蛋糕，安娜畫了幅好漂亮的畫，還有克利斯汀娜和布姬達要唱她們自己寫的歌給他聽。

弗：那是最棒的了，因為阿龍叔叔耳聾得要命。

沙：他會很高興的，你這笨瓜。

西格弗烈很快地按下這個女生的脖子，很勇敢地俯下身來在她頸背上吻了一下，沙拉很惱火。

沙：你知道你不可以這樣子。

弗：誰說的。

沙：我說的。而且你是一個最叫人受不了，自以為了不起的小壞蛋。

弗：我是您表哥，而且您愛我。

沙：愛你！

弗：來來，讓我親親您的嘴。

沙：假如你再不走開，我可要告訴伊沙克說你老是想吻我。

弗：小伊沙克。我讓他一隻手就可以輕易打倒他。

沙：伊沙克和我已經秘密訂了終身，你又不是不知道。

弗：噃噃，你們訂婚多秘密，全家人都知道了。

沙：雙胞胎到處亂講人家的秘密，那我有什麼辦法？

弗：那麼你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你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你們什麼時候要結婚？

沙：我告訴你，在你們四兄弟當中，不曉得誰最不愛虛榮。我想是伊沙克。無論怎麼，他總是最親切的。而你是最惡劣的，最受不了的，最笨的，最呆的，最可笑的，最自大的——我還罵不够呢！

弗：但您得承認您是有點愛我。

沙：而且你還抽那臭味難聞的雪茄。

弗：那是男人的氣味，可不是嗎？

沙：而且，那雙胞胎什麼都知道，他們還說你和柏格倫家最大的小姐做了好骯髒的事。而且她根本就不是個好女人，那雙胞胎說的。我相信她們。

弗：您知道您臉紅了更漂亮。那您現在一定要吻我。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想到了這些事我就愛您愛得要死。

沙：噢，這只是談談而已。那雙胞胎說你瘋女人瘋得要死。那可是真的了？

突然，他很認真地吻她，而且很有技巧的。她被迷住了，而且相當熱烈地回吻他。但當她受了良心的責備或什麼的，一臉臉兒摔倒在地上，打翻了那籃子野草莓，她非常生氣，並且開始痛哭。

弗：別哭了，人家會來的。

沙：瞧瞧野草莓，都給打翻了。而且伊沙克要怎麼說呢？他對我那麼好，而且真的愛我。噢，我多麼難過呀，噢，你怎麼對我這樣嘛，你弄得我變成壞女人了，至少也差不多了。走開吧，我再也不要見你了，至少在早飯以前不要再見你了。我得趕快了，還不快幫我把草莓檢起來嘛。你看，草莓把我衣服

都給弄污了。

突然鐘響了。吃早飯的時間到了，這鐘聲引出了很多人在離我站着的地方不遠。我像是一個受驚的旁觀者。

瑞典挪威聯盟的旗子冉冉升起，很快就頂住了輕飄的夏雲；哈巴德大哥穿著他的海軍官校學生制服，很熟練地抓着繩子。你可以聽到從洗手間傳出來狂野的笑聲，從板條門溜出了兩個十三歲左右的紅髮少女，就像是兩顆野草莓。她們捧着肚子大笑，笑得路都走不穩，她們倆彼此竊竊耳語，顯然是談着很秘密而又很有趣的事。又高又瘦的希格甫理，一頭濃厚的頭髮，還留了卷卷的頭髮在額頭上，帶着嬰兒用的浴盆出來，安放在涼亭的陰影下。夏洛達（這個勤勉的、自我犧牲的姐姐，她總是雙手擔負不少家事）匆匆忙忙地趕到陽台上，一面還叫喊沙拉和西格弗烈快一點。十七歲的卡亞民從小樹樑中竄出來，滿臉粉刺的小臉被太陽晒得通紅。以一種困惑的神情四處張望。他手裡抓着一本厚厚的打開了的書。安姬利嘉（我們家的美人）從樹樑中蹦躂跳跳出來，一和雙胞胎在一起，立刻就變成了有樂趣的秘密的一份子。最後，十四歲的安娜從屋子裡跑出來，向哈巴德要什麼東西，然後就拉着嗓門大叫伊沙克。我站起來，驚訝得不知所措，沒能回答她的叫喚。

雙胞胎（異口同聲）：我想伊沙克和爸爸釣魚去了，他們可能沒聽到鐘聲。吃飯時間一到，爸爸就說，我們不要等他們吃飯。我記得清清楚楚，爸爸就是這麼說的。

喚是的，爸爸和我一道出去釣魚。對這消息來說，我感到一種秘密也是全然不可言喻的歡愉。我站在那裡好一陣子，在這新的古舊世界裡，我突然得了拜訪的機會，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這個家其餘的人都進屋裡了，他們在裡邊滿大聲地在討論着，只有希格甫理的小孩子還留在台地上，在高大的紫丁香花叢的蔭影下安睡。

我不勝好奇。我慢慢地爬斜坡直上那房子去，立即發現我已在長而黑的走廊中，它和大廳僅隔着玻璃門。從這裡望進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被陽光照射的大餐廳，上面已擺上早餐的白色餐桌，以及輕巧的傢俬，壁紙，一些小玩偶，棕櫚葉，輕飄飄的夏季窗簾，擦得乾乾淨淨的用大木板拼成的白色地板，還有拚湊的藍色地毯，以及圖片和綉花樣，像王冠的大燈座。

現在，他們都在這裡了，就是我的九個兄弟姊妹，嬸嬸和阿龍叔叔。不在的只有爸爸、媽媽和我。

每個人都在椅子後頭站着，低着頭，緊握着雙手。嬸嬸背誦禱告文：「靠主的名我們聚在一起用餐，願您祝福您所賜與的食物」之後，這一羣人就坐下來，開始吱吱喳喳地談起話來，還把椅子弄得格格響。姍姍（一個在她黃金年代很有威嚴的婦人，以一種權威性的聲勢）叫大家安靜。

嬸：卞亞民你馬上去洗手。要多久你才學會乾淨？

卞亞民（以下簡稱卞）：我洗過了。

嬸：希格甫理，拿粥給安姬利嘉，盛給嬰胞胎。你的手指甲像黑炭。麵包拿給我，哈巴德，誰教你麵包上面塗那麼多奶油？你在軍校可以這樣子？夏洛達，鹽罐子的鹽撒不出來了。對你說了多少次，罐子別放在外面，鹽是會潮的。

卞：我洗過手了嘛，只不過指甲縫裡還有油漆渣渣。

阿龍叔（以下簡稱叔）：誰採野草莓給我。

沙：我採了。（更大聲）我採了。

嬸：你應該大聲說，我的乖乖。你知道阿龍叔叔耳朵聾得很呢。

沙：（大吼）我採了！

叔：噯呀——你記得阿龍叔叔的生日，你對我真好。

哈：慶祝這天，阿龍叔叔不該在早餐來一杯酒嗎？

姍：爸爸不在家，早餐要喝酒，免談。

雙胞胎（異口同聲）：阿龍叔叔已經喝過三杯了。我知道。我們看到他在八點的時候，我們正下去洗手間的時候。

姍：雙胞胎只管吃飯別多嘴。而且，你們沒把床鋪好，罰你們拭乾晚餐用的銀器。卞亞民不要咬指甲，不要在椅子上坐坐跳跳的，安娜，你可不小了。

安娜（以下簡稱娜）：我要送圖畫給阿龍叔叔，阿娜我們現在不可以送禮物給他嗎？不能馬上就送嗎？

姍：你的畫在那裡？

娜：就在桌子底下。

姍：你應該等大家吃過飯。

弗：我說啊，這是很藝術的嘛。這是畫崔思坦和伊索德的，但是你還分辨不出那一個崔思坦，那個是伊索德呢。

沙：哦，他老喜歡觸人家霉頭，小滑頭！他現在把安娜弄得不高興了，你看就要把人弄哭了。

雙胞胎（齊聲）：就是嘛，早上沙拉和西格弗烈在野草莓園裡要幹什麼？我們從洗手間那裡看得清清楚楚。

希格甫里（以下簡稱甫）：孩子們別吵！

夏洛達（以下簡稱夏）：該有人把雙胞胎的嘴給封起來。

雙胞胎：不要多嘴，否則走開。

卡：人可沒有發表的自由，呃？

弗：閉嘴，你這討厭鬼。

安姬利嘉，（以下簡稱姬）：沙拉臉紅了，沙拉臉紅了，沙拉臉紅了，沙拉臉紅了。

雙胞胎：西格弗烈也臉紅了，哈哈！西格弗烈和沙拉！

雙（吼一聲）：別吵！吃飯的時候要安靜！

叔：你說什麼？當然我們會快樂。

雙胞胎靜靜地偷笑。沙拉將吃粥的調羹向着雙胞胎摔過去。

夏：但是你也不該，沙拉！

沙：他們亂講，他們說謊！

沙拉粗魯地站起來，椅子都給弄翻了。她站在那裡躊躇了一會兒。滿臉通紅，眼淚滴落到面頰上。

然後氣呼呼地跑開。撞開門跑出來大廳。

她開開玻璃門，就在走廊上消失了。在那裡我可以聽到她在疾痛地啜泣。溫柔的夏洛達從餐廳出來

。打從我旁邊過去，要去安慰沙拉。

我可以聽到從漆黑的大廳那邊傳過來她的說話聲，於是偷偷地湊近過去，沙拉坐在一隻紅櫈子上（那是祖母往日坐過的，就是當她要脫掉橡皮鞋的時候坐的），夏洛達站在她前面，溫柔地輕拍她的頭。這個可憐的小女孩，就以她那淚痕縱橫的臉，在夏洛達的裙裾上擦了又擦。從外面那髒兮兮的玻璃

窗，射進淡淡的光線，構成了一幅奇異的畫面。

沙：伊沙克是那麼文雅。他又文雅又正直又多情，而且他要我和他倆兒一齊吟詩，而且他還訴說他的將來，而且他要我們合奏鋼琴，而且他只有在暗的地方才吻我，而且他還告訴我什麼是犯罪。我認為他是絕頂聰明的，而且絕對正直的，而且我覺得自己是多麼卑賤，而我就是這麼卑賤啊，你無法否認。但是，我常會覺得我比伊沙克年紀大，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認為他還是個小孩子，儘管我倆同年紀。而西格弗烈是那麼驕傲那麼刺激人的，我要回家了。我不要整個夏天呆在這裡，被雙胞胎和他們當作笑柄——不，我才不呢。

夏：我要跟西格弗烈說，我一定要說！假如他再纏着你，我就多派他做公差。爸爸可以安排，絕無問題。他也認為西格弗烈太調皮了，應該派點工作給他做，免得他亂撒野。

沙：可憐的小伊沙克，他對我那麼好。噢，世界就這麼不公平。

夏：什麼事都會轉好的。聽，他們現在給阿龍叔叔獻歌了。

沙：獻歌給一個聾子聽，你說不是神經病是什麼！就只有雙胞胎想得出。

於是，兩個小女孩子的歌聲瀰漫整個屋子。夏洛達兩臂圍環沙拉的肩膀，沙拉很大聲地擤着鼻涕。兩個女孩子又回到餐廳去了，那裡的氣氛已變得樂融融了。阿龍叔叔站在那裡，他那留滿了汗滴的圓臉，亮得像一盞燈籠，他眼裡含着淚水。雙胞胎在他旁邊使勁地唱歌，他手裡拿着一份歌詞。當她們唱完了，大家鼓掌叫好，阿龍叔叔就在她倆的額上親了一親，還拿着餐巾揩揩臉。嬸嬸站起來提議大家再四歡呼。每個人都站起來大聲歡呼。突然，安娜叫了一聲，指着窗外。每個人都轉過頭去看。

娜：看，爸爸來了。

嬪：好呀，終於來了！盛粥的碗拿出來，把粥熱一熱。夏洛達，到地下室去拿點牛奶來。

這些女人們就這樣忙成一團，但沙拉却跑到房子外面來，下了山坡，在樟樹圍成的草地邊角那涼亭後邊消失了。我好奇地跟在她後頭，但沒能找到她。突然，我已自個兒站在野草莓圃了。空虛和憂傷的感覺突然湧來。一個女孩問我話的聲音使我清醒過來，我抬頭一看。

一個身穿短褲和男孩子緊身襯衫的女孩子站在我面前。她曬得黑黑的，她的金髮纏着結，被陽光和海映成白色。她的嘴裡含着一支沒點燃的煙斗，腳踏着一雙木拖鞋，鼻樑上架着一付太陽眼鏡。

沙拉（以下簡稱拉）：這是您的茅屋？

伊：哦，不是。

拉：太好了，您誠實不偽。我父親擁有整個半島……包括這間茅屋。

伊：我在這裡住過一次，兩百年前。

拉：哦哦。在門口那輛老爺車是是您的？

伊：是的，那是我的老爺車。

拉：看起來像老骨董。

伊：是的，它是個老骨董。就像它的主人。

拉：您也懂得幽默。真絕。哦對了，您上那裡去？我意思是說，往那個方向走？

伊：我要去倫德。

拉：啊呀多麼巧。我要去意大利。

伊：多麼榮幸能和你一道走。

拉：我叫沙拉，土土的名字，是不是？

伊：我叫伊沙克，這個名字更土。

拉：他們沒結婚嗎？

伊：很不幸沒有。那是阿伯拉罕和沙拉。

拉：我們可以動身了吧？

伊：還有一位小姐和我一道走。她來了。這位是沙拉，這位是馬麗安。我們要一道去倫德。沙拉要去

去意大利，但她同意和我們走一段路。

拉：您說反了。但這才和您相配。

我們向車子那邊走過去。馬麗安和我之間最初的接觸，是互拋會心的一眼。當我們走到車子旁邊時，兩個同是一頭金髮剪短的年輕人一骨腦兒站了起來。他倆都穿方格子襯衫，短褲，木拖鞋和戴太陽眼鏡。兩個都背着個背包。

拉：嗨，伙計。我找到救兵了，可以送我們到快到往意大利的路上。這位是安德斯，這位戴眼鏡的是維克多，就叫他維克好了……這位是伊沙克爸爸。

維克多（以下簡稱維）：您好。

伊：你好。

安德斯（以下簡稱安）：先生，您好嗎？

伊：您好。

拉：你瞪着眼看的這位甜姐兒叫馬麗安。

馬：您們好。

男孩（一起）：您好。

拉：這部車子相當大。

伊：跳進去吧。位子够的。如果你們不介意，我們可以把行李放進行李座。

我們把東西都包紮好了，於是我們都上了車。我小心翼翼地駕駛，把我童年的世界拋在一邊。沙拉拿下她的太陽眼鏡笑了一笑。她很像往日那個沙拉。

拉：當然，我應該告訴伊沙克，安德斯和我差不多了。我倆彼此愛得如痴如狂。維克多以監護者的身份同我們在一起。是我家老頭決定這樣子的。維克多也愛着我，而且像瘋子似的死瞪着安德斯。這是我家老頭的精彩傑作。我好像應該把維克多給誘開，別叫他在這裡礙手礙腳的。我最好還是告訴伊沙克，我是處女。因此我才會這麼厚臉皮說話。

我從照後鏡看她。她的雙腿擋在折疊椅子的椅背上，安祥地坐着。安德斯以擁有禁臠者的態勢，用他的手環環圍着她的肩膀，看起來滿不高興的，對這點來說，我實在難以怪他。另一方面，維克多看起來像是全然沒有興味似的，眼睛死瞪着馬麗安的項背——從他的位子上能看到她的姿容就這麼些。

拉：我抽煙斗。維克多說這樣對健康比較好些。他做什麼也講衛生嘛健康啦這一套的。

沒有人回話，或許是沒有人認為需要什麼批評的。我們在靜默中上路，但絕沒有什麼不愉快，只不過是有點羞於啓口。天氣變得很暖和，幾乎悶得人透不過氣來，窗子都已打開了。路又寬又直。我是精神奕奕的。這一天充滿了刺激和驚奇。

伊：我初戀的情侶名字叫沙拉。

拉：當然，她像我啦。

伊：事實上她是滿像你的。

拉：她後來怎麼了？

伊：她嫁給我哥哥西格弗烈，生了六個孩子。現在她該有七十五歲了，頗有幾分姿色的老婦人。

拉：我真不曉得還有什麼比人變老了更惡劣。哦對不起。我剛才胡言亂語了。

她的語氣那麼富有真誠的悔意，使得每個人都禁不住笑了起來。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待續）

# 濃茶與肉包

——淺談陸永光短篇三編

三輪車把生活絞成濃茶，蒸成肉包

——李有成「風向」序

反映現實，深入社會，向來一直是某些人士的「口號禪」，以致造成現實中的小人物皆是被剝削的，老板地主皆是腐敗反動階級的歪曲公式。事實上，文學批評生命，反映現實人生，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我們拒絕那些躲在象牙塔自我傷感自我取悅的作品，一如我們拒絕文學之名大聲呐喊口號的作品。

一個社會的成員包括了各種各樣各階層的人們，從富豪商賈、貴族王孫、公務人員、知識份子、小康人家到低層階級的小人物。而文學的反映與寫實，理應也包括這些生活在同一社會的各階層人士。然而後者（卑微粗俗的小人物）往往是許多作者與讀者不願直面與觸及的。不過少數有愛心、同情與關懷現實的文學作者——尤其是小說作者——却寧願「從生活中最平凡的地方去省察人的真實面目」，（「尉天鵬語」）把生活中的「死結的衆生相」（江玲語）呈現在讀者面前。原因或許是尉天鵬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時所說的：「……他們既沒

有豐功偉績，也很少有雄心壯志，他們只是『死皮賴臉』地在掙扎中過活，像小丑一樣忍受嘲笑和屈辱。……則透過那種屈辱將可看到另一種堅毅的情操和力量。』黃春明自己也說，這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較諸帝王將相，仁人志士更能感動他震撼他。

也許便是基於這種認知，陸永光寫了幾篇以這些卑俗粗鄙的低下層階級為題材的小說。它們是：「緣份」、「冷夜」（刊於「蕉風」二五六、二六五期）與「又是一天」（刊於「蕉風」二五九期）。

這幾篇小說的人物都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前二者的三輪車夫叫「烏豬」，其妻叫「阿寶」；而後者的三輪車夫叫「阿豬」，妻子叫「阿玉」。換句話說，他們的名字儘管有異，却同樣是一些只知為填飽肚子而生存，尋求膚淺的娛樂與刺激的苦哈哈小人物。

陸永光在處理這些小人物時，用的是嘲諷筆觸。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他們的卑抑——相貌與行動。首先是「烏豬」與「阿豬」的取名，都是十分鄉土與粗俗的，含有作牛馬豬狗之意。其次是他們的外貌與缺點。在「又是一天」中，陸永光對「阿豬」與「阿玉」的描述刻劃落筆不多，尤其是「阿玉」身上筆墨更少。我們只知「阿豬」的粗魯、懶惰、牛脾氣。

比較能看出陸永光的嘲諷筆觸的是「緣份」與「冷夜」中的「烏豬」與「阿寶」。他們都是不自覺自己的醜陋而認為對方是全世界最醜的人。其實「阿寶」：粗腰、屁股太大的突出、腳短短、走路好像鴨走路一樣；「烏豬」：嘴厚、眼小、鼻塌、臉黑；「阿寶」說話口吃（除了罵人時）、滿嘴三字經、囉嗦；「烏豬」懶惰、牛脾氣、爛賭爛喝爛抽。套句俗語，他們是「一對同病相憐的活寶貝」。

人物的相貌與動作的卑抑往往能令人發笑，而作者的「加油加醋」，如：「（烏豬（回家便給阿寶十大元做家用，阿寶樂得大叫烏豬哥烏豬哥。）、「I love you man you no love me man」、「（烏豬）總算開了『金』口，」更能顯示作者的嘲諷意味。另一方面，我們却為他們感到悲哀，他們都是向「命運」或「環境」屈服的人，他們的卑微粗俗是由自身的性格造成。這種「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的生活態度使他們看不到遠景與理想。日子一天一天的流逝，他們並沒有為自己的「命運」奮鬥。（烏豬唯一的「奮鬥」乃離家出走。）他們都安於現狀，「烏豬」這角色更能表現這點，他只要不在五脚基挨冷挨餓就心滿意足了。

這三篇小說中除了「烏豬」、「阿寶」、「阿豬」、「阿玉」外，尚有一二位可提出來談的。第一位便是「烏豬」的弟弟。我們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但他却有組屋讓兄嫂居住；其次是「緣份」開始不久的那個「全座著了名的常常拉着喉嚨和人罵架的惡婆」。作者這麼罵她：「這女人可不好惹，惹到她便會給她的大喉嚨吐出來的三字經咒得短命幾年。」接下來的是「烏豬」的岳母大人，「誰都好惹，就千萬別惹這個岳母。」後二者都是流行電影言情小說中典型的反面人物，毫無創意。

就故事情節而言，「冷夜」是「緣份」的發展。在「緣份」中，三輪車夫烏豬與妻子阿寶吵架後離去，「冷夜」中的雨夜，烏豬冒雨回到組屋而與阿寶取得諒解。「又是一天」則是三輪車夫阿豬生活中的一個片斷，一天的生活過程。

我們發覺它們的故事情節也是有相當濃的嘲諷性的。在「緣份」中，我們知道烏豬是「嫁」給阿寶的，說得更確實，是「嫁」給她「一百一十大元」月薪。而阿寶則是「想要老公想到流口水」，她母親怕她嫁不出，才把聘金五百元減為「三百元一脚踢」。

婚後的烏豬還是幹老本行踏三輪車。三輪車是租的，他自己那輛奇蹟般賣了三百多元。不過有了阿寶這靠山，他就發起懶性來了。阿寶介紹他到醫院當割草工人，他却因小事而「拂袖」，且大發「像我這種人才，怕找不到比那份烏工還要多錢的工」偉論。「人才」二字，嘲諷性高於這二字的一般意義。

阿寶的肚皮大了，烏豬認為兒子「生越多越好」，大了出去做工，他是父親，就可「在家中搖腳了」。這時，作者說：「至于怎樣撫養他們，烏豬是不會想到的。」這句話，嘲諷語氣稍嫌過份，是屬於硬硬插入的解說。其他如：「他無聊的用手……」的「無聊的」、「烏豬總算有了娛樂」、「遊戲完了」等亦是。

「緣份」的結構是頗為簡單的。故事從午後烏豬吃完稀粥展開，到阿寶歸來，他向阿寶要錢（這是她出糧日），阿寶不肯，於是衝突爆發，到烏豬離家結束。中間的結婚，婚後生活是烏豬的回憶，或作者的補敘。

烏豬的離去是「緣份」中的主戲。他的離去，除了自尊，我以為，是權力的表現。「緣

份」的第一節第二段未提到這一點：「烏豬是大男人主義者，老婆一切都得聽他的。如果不給我錢，那就……烏豬很得意的冷笑，總算自己是有權力的人。」之前，他用他「至上的權力」的巨掌，捏死拍死了好些螞蟻，「他又用拇指和食指夾着一隻螞蟻，輕捏着，然後又放掉；……」。「權力慾」幾乎是在全人類的潛意識中存在，像他這樣卑微粗俗的人也難免，一旦「權力慾」付諸實行，遭受阻力，爲了自尊，他只好離去。

烏豬離去後，陸永光這麼寫：「烏豬真的不想回家嘛？不，他只不過是一時之氣，等到自己的肚子餓得要命時，就想起家，忘掉所有一切了。就硬着頭皮回去了。當然阿寶過後氣也消了。」這幾句話便是「冷夜」的情節。「冷夜」開始時，我們從阿寶的心語中知道烏豬已離家三天了。「冷夜」是由阿寶的自語，或曰「內在的獨白」展開，前後中間插入作者的解說和描述。由阿寶和烏豬的獨白，加上行動，產生了後一段對白及衝突，而以和解結束。「烏豬也不感到冷了，雖然夜仍是冷冷的。」

在各個獨白中，我們看到的是互相怨忿，然後，也許是冷夜的作用，他們都反省了，然後烏豬便衝動的冒雨回去，在怨忿中，阿寶這麼想：「如果當初不是我看錯了他，我也不會慘到這樣地步。」、「不知道前世做了什麼沙拉，會嫁給這臭打波。」烏豬則「我前世倒了人家什麼賬，叫我娶到這個臭查某。」算是「冷夜」的上篇的題名「緣份」二字的註腳。然後阿寶欲去睡又耽心烏豬回來沒人開門，一會兒罵他一會兒說「都是我不好」。我們知道她會耽心他的，因爲在「緣份」中烏豬曾偷錢出走，一連四日未回，阿寶就耽心得要命。另一方面，烏豬又冷又餓，也在怨忿中開始反省：「幹恁老母，當今踏人車很困苦，並唔是我烏豬偷糧……」、「想來也許自己也不對，恁伯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那個查某像伊那樣好，人家不嫌棄我就好了。」

到了見面時，彼此「愛恨交熾」的互相開激，雨聲漸小，阿寶口氣終軟下，烏豬也開始自責，終於和解。然後是「閨房之樂」的描寫，我們感到好笑而真實的是，烏豬吃了阿寶的熱麵後，還念念不忘着欲向阿寶要錢。

「又是一天」從「清晨六時」、「太陽剛剛升起，在山邊露出一小截金光。」表示一天的開始。阿豬被阿玉喚醒、早餐、阿豬在大葉樹下睡覺至到中午十二時、回家吃飯、悶熱的

午後，阿豬又在三輪車中睡午覺、暮落、夜晚、阿豬到後巷、醉酒、到阿豬回家睡去，「夜越來越深了。」一個細心的讀者會發覺阿豬沒用晚餐，原因不詳。

阿豬大清早起身，却在樹下睡去，下午亦然，反而要搭客搖醒，一天只有一個搭客，却大喝黑狗啤，這些情節暴露了阿豬本身性格的缺點，達到作者嘲諷的目的。與「冷夜」中的「巴黎旅店」一樣，「又是一天」中的「倫敦旅店」的取名也是別有用心的。

「又是一天」是篇相當清淡的小說，加上作者採用短句，如「阿豬嘆息着。彷彿有一種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阿豬想着想着。始終不能安睡。」語調平和，平鋪直敍，更增強其記錄性。只是略嫌單薄。

綜合這三篇小說，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的語言。陸永光用了不少方言如：「得咗」、「恁伯」、「幹恁老母」、「死夭壽仔」等等，十分能配合人物的身份。此外，陸永光也在行文間用一些本地化的口語，如：「踏三輪車很勤力」、「抽多多香煙」等。語言原是服務於內容，因此內容決定語言，像這些小人物生涯題材，文綢繩的形容詞語及文藝腔對白是會失真的。

前面談及這三篇作品或多或少或人物或情節具有嘲諷意味，然而陸永光是無意醜化這些「生活的奴隸」的。在嘲諷之餘，他仍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其憐憫及同情心，最強烈的地方，應是「冷夜」中的烏豬的無聲獨白那節中的：「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對面一盞街燈在厚厚的雨幕裏立着，孤黃的光線快也被雨掩遮掉了，顯得多麼孤單可憐。」「多麼孤單可憐」喻指的是烏豬。至此，就算陸永光扭曲了他的人物，他們也已還原，且更深刻的透露了他們的原貌，而我們透過那些人物的辛酸與屈辱，感受到人們所需要的關懷與同情，而這人間世，人們已日漸喪失最起碼的關懷與同情心了。

讀陸永光的這三篇作品時，我不禁想起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尤其是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王禎和同樣是以嘲諷手法處理一個赤貧的低下層階級的生活與遭遇。不同的是，「嫁粧一牛車」中的萬發身上的嘲諷性與喜劇性更強烈，同時悲劇性也更高。不同的也是，王禎和的方言與語句是刻意經營的，他有獨特的文體來表現一種生命的意念。而陸永光的特點也是方言口語俗話的使用，只是有單薄與隨手拾來之嫌。或者說，陸永光的意念，在「綠

份」與「冷夜」中，只是要表現一對小人物的相依爲命，而在「又是一天」中，意在反映一個卑俗的三輪車夫一天的生活與感受而已，並無「弦外之音」的意圖。當然，把陸永光的這三篇作品與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相比，是不公平的。前者只是生活的平面片斷，後者則是一件立體的雕塑。

「三輪車夫把生活絞成濃茶，蒸成肉包。」能無視於他們的卑微粗俗，以他們爲題材探索某些意念，這一點可以看出陸永光是能够正視生活的，而反映現實、深入社會，正視生活是先決態度。我們希望陸永光把範圍擴遠，爲我們創造出更多生活感的樸質寫實作品。

#### ■七六·三·廿·關丹·

# 紅樓夢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下)

## 四 對小說的批評

在紅樓夢第一回，作者通過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批評歷代的小說，首先空空道人說看，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治風格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縱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

空空道人是以傳統的文學眼光來做評斷，所以見石頭上的故事既無大賢大忠，又不能理朝治俗，所以認為沒有文學價值，而不願意抄錄，但是石頭却發表了另一種觀點，可說是作者對各類小說價值的批評：

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誣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

臭，最易壞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穢。——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不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劇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聞的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哀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當，至失其真。……

在這段話里，作者首先批評歷來野史中的朝代，只不過是假借「漢」、「唐」兩盛期之名，未必是真，倒不如他半世親身經歷的有價值，作者在這裏強調「真」的價值。其次作者批評了三種小說：野史小說，色情小說與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說，這三種小說不但不真，而且多難免流於淫穢，最易壞人子弟，且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沒有獨創性。又不能寫真情實感，骨子里是要寫幾首情詩艷賦，却大費筆墨，寫才子佳人之情，同時又不能擺脫傳統禮教，所以「之乎者也」，「非理即文」，不但不近人情，且自相矛盾。

作者雖是這樣一針見血的貶斥小說，但他並不認為小說是沒有價值的，反之他認為小說最具有影響力的，因為當世之人，無論貧富，都喜看這類書，而不看聖賢書，括脂評殘本第一回中有一段這麼說：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今之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從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些理治之書。」<sup>18</sup>

這種說法在覺後禪的序文中亦可見之，其文云：

「……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又厭聞忠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人，將銀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刊刻成書。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不是拆了寒窯。就是扯了吃煙，那里肯把眼睛看一看。……

這段話可說是把世人的心理寫得淋漓盡致。在紅樓夢中，作者亦借寶釵的口，說出這種高看

稗官野史的風氣。四十二回：

寶釵說：「……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里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起，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綫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識得幾個字，既識得了字，不過揀了那正經書看了也罷了，最怕是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這段引言後段，寶釵對黛玉說看了壞書，會「移了性情」，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說明作者批評歷來野史小說、色情小說及言情小說的主因，所以這個「移了性情」即是評斷小說的標準。為什麼看了壞的小說會使人移了性情呢？在書中作者有用一象徵「風月寶鑑」，正說明了這個道理。

「風月寶鑑」是一面鏡子，它的特徵是「照鑑之背，不過骷髏，照鑑之面，美不可言」，而送鏡的跛足道人有吩咐：「這物出自太虛幻境靈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来，單與那些聰明俊秀，風雅王孫等照看，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叫你病好。」（十二回）

這正如文學作品一樣，作品中有好有壞，但是有益身心的往往沒有人要看，反而喜看禁書，正如賈瑞明知風月寶鑑之正面不可看，可致生命之危，但總禁不住要看，而反面雖可治邪思妄動之症，但因其是一個骷髏，所以不願多看而致死，此正與寶玉、黛玉偷看西廂記、牡丹亭的心理一樣。

由以上的敘述，我們看出作者乃是反對言情也反對色情，因為這些壞書是會使人「移了性情」，然而紅樓夢基本上是一本言情小說，且書中所寫的不乏邪思與不道德的行為，不減其言情淫慾之色彩，同時還反復以不同形式去表達，有實際的描寫，有通過夢幻的經歷，關於此又作如何解釋呢？在紅樓夢里，我們可以找到答案，紅樓夢第一回，作者有聲明：

……但觀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于幾首歪詩，也可以噴飯供酒……只願那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舊翻新，却也省些壽命筋

力，不更去謀虛逐妄了……

所以作者的意思很明顯是說紅樓夢有一種教育功能，使世人於消遣之餘，能得到警惕，所以「那些色情的描寫乃有助於完成它的「忠告效能」（*Salutary effect*）<sup>(19)</sup>這也就警幻仙子之所以讓寶玉到幻境去傳授他情慾之樂的原因。

作者寫紅樓夢的主旨，在此段話中可謂是清楚的說明了，這正如覺後禪的寫作動機，亦是如此，其序云：

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勸力。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不是為人宣淫。為什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却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又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

又云：

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規勸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留行樂之身，常遭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去實際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輕下一、二點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姦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身受用，而為墮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

所以作者的苦心是「……不然就是一部橄欖書。後來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嗆，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棗肉裹着橄欖。引他吃到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平事。<sup>(20)</sup>從而可知作者是反對色情小說，但並不指那些具有教育功能的小說而言，這些具有深義的小說正像是包了棗的橄欖，使誘其吃，而後至吃其酸澀，方知有回味，有警醒。這種小說絕不會移人性情，又因其具有廣大的吸引力，所以能播之於衆，產生巨大的影響，完成文學的忠告功能。

從作者對於歷代小說的批評，我們可得一結論，即作者對小說的看法是反對歷代小說之失「真」，只是以虛情假文，奸淫污穢，壞人子弟，所以他提示壞小說會「移人性情」的論

點，而他又強調並非所有的言情，色情小說都會產生壞影響，這主要是要視其作品中是否有「忠告功能」與教育作用而言，如我們拿覺後禪的例子為証，則可明白作者的意旨。

## 五 對詩的批評

紅樓夢中，有一套相當成系統的詩評，但不是專篇論文也不是由作者親口所述，而是通過紅樓夢人物的口中批評，其內容有批評詩的取材，詩的創作方法及創作過程，詩的欣賞與生活體驗的印証等，這些批評都零碎的出現於各場合，有的是成立詩社時所講，有的是詠詩之論，或有學詩之體驗等，不一而足，出現的篇幅相當多，計有十八回，三十七回，三十八回，四十回，四十八回，四十九回，五十回、五十一回、五十三回、六十三回，七十回、七十六回、七十八回、共十五回，茲將這出現在不同場合，不同篇數的詩評作有系統的析述如下；然有一問題須注意的是，這些對詩的評論，都是小說情節中人物的語言，並沒有十分明顯的証據可看出作者的意見，所以這些只能說是紅樓夢中詩論，而不能完全肯定這是作者的心思。

在上一節文學的創作理論里，我們知道作者對於創作的素材是主張從平凡中取材，然後提煉成佳品佳作，所以在紅樓夢中批評詩的取材時，也有着同樣的觀點，在三十七回：寶釵主張說：詩題別過于新巧，不用極險的韵，否則得不到好詩。她說：「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也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祇要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所謂的「不求生」即是要寫熟悉的事物與詞句；又在第十七回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就地取材的主張：

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茗操琴，也不必再焚香了。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頌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個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觀』二字不妥，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那人引古詩「麝蘭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頽喪！頽喪！」又一人道：「我也

三徑香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述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

在這段里，主要的是寶玉的話，他批評他們作詩全憑空捏造，既無蘭麝，明月、洲渚，又說什麼「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一庭明月照金蘭」等句，全無意思，如要這樣作詩，恐不止二百聯。所以他是主張應就在取材，如書中三十七回詠白海棠，第五十回詠紅梅花，都是即景而寫，或寄興寓情，完全不是臆思之題，從而可知他們對於詩題取材的觀點，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為題。並不以刀鈎古怪之題為勝。所以當寶釵寫詠螃蟹詩時，衆人就稱讚他道：「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這句話完全表露了紅樓夢對於詩題取材的觀點。

從第三十七回、四十八回與六十四回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紅樓夢在評詩的創作時，主要是反對死格式、限音律與雕琢、主張自由創作如

## 三十七回：

湘云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好句取樂，並不爲此難人。四十八回：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舊詩，偷空兒看了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有事的，只要詩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字不用修辭，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

在這二段話中可見他們所注重的是立意要緊，詞句的修飾乃是次要，同時不限韻，以免被束縛了，做不出好詩。所以寶釵評黛玉之「五美吟」詩說：「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而李紈也會評黛玉的詠菊詩：「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從這些嘉獎的言語當中，可見出紅樓夢詩評最主張詩要有個

別的獨創性，講究「新」與「奇」兩字，反對死格式與機械性的詩篇；在評曲時，我們可以找到很好的證明。第五回：

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且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歎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

所以此曲是沒有死格式的限制，它很自由的創作，只是咏歎人，感懷事，偶成之曲，然而那寶玉聽了此曲，雖覺得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韵淒婉，竟能銷魂醉魄。

總之，紅樓夢評詩主要是以他的文學理論做出發點，他強調詩篇的「真」，真則能新，能奇，能不受死格式，韵律及詞句的束縛。正如王國維所說的「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解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sup>②</sup>

評了詩的創作以後，書中亦有評詩的創作過程，從紅樓夢中各章所論，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要點；首先是詩的格式問題，其主要的觀點是認為有了題材之後，要有適當的格式，才能充份的表現其詩才。如七十八回寫衆人稱讚寶玉的一段話，可見其意思：

衆人聽了，都站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志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宣與不宣，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婳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義『鬻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的『長恨歌』，或擬詠古詩，半敍半咏，流行飄逸，始能盡妙。」

其次在內容方面是注重不俗，如三十七回詠蘭詩，寶釵說：「……如此，又是咏蘭，又是賦事，前人雖有這麼做的，還不很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也倒新鮮大方」，接着還列成菊譜共十二題，寫盡三秋的妙景妙事。又在起首的技巧方面，亦有論及，在第五十回，盧香亭即景聯句，王熙鳳講了一句「一夜北風緊」，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這正是今作詩的起發，不但好，且留下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

在語言的使用方面，是強調含蓄，九十三回，寶玉回想到「……詩詞一道，但能傳情，

不能入骨」，而詠白海棠時，李紈評黛玉與寶釵的詩道：「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此外關於語言的應用可見於四十八回的「古樸老健」、「流行飄逸」，「儼麝秀媚」、「用字用句，皆入神化」等。然而詩的語言，需要經過生活的鍛鍊，唯有真正體驗過生活的意義，方能掌握語言的真諦，方能將語言所熔鑄成的詩寫的絕出，所以詩的創作也需要有生活經驗，在紅樓夢中有一段描寫是可證明此點：

第十七回當黛玉做的「桃花行」，被寶玉看的痴痴呆呆，寶琴說是她做的，而寶玉却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就調侃他道：「難道杜工部首首都是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兩肥梅』、『水行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遂解釋他不信的理由是：「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些傷悼之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由此可見要有實際的生活體驗，方能有真感情；然而有真情實感未必有佳作，重要的是將題材經過千錘百煉後，始有千古絕唱，在香菱學詩時，充分的表現了這一點，除了林黛玉指導他要遍覽前人諸詩外，香菱本身亦是下盡苦工，除了漏夜讀詩，終日想詩之外，連夢中都夢出詩句來，可見她苦志學詩的程度。從香菱學詩的過程中我們可體會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驚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sup>22</sup>，這三種境界正可很貼切的說明詩的創作過程。

蔣捷的虞美人描寫少年、壯年、老年聽雨的不同心情云：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鬚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聽雨尚且有由於年齡的不同，經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感觸。而詩是情緒飽和的結晶，人類摯情的流露，所以賞詩更須有生活的體驗。艾略特曾說過：「我們個人對詩的趣味，帶有我們個人的生活以及對喜悅或痛苦的經驗所刻的不可磨滅的痕跡」<sup>23</sup>，可見生活體驗對於詩歌的欣賞有着重大的影響。正如莊子所說：「瞽盲無以與文章之觀，聾者無以乎鐘鼓之聲

，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sup>24</sup>，從而可知欣賞起對於所賞之物的了解，而此了解必須是以已知經驗來註釋目前事實。如對某事物完全沒有經驗，則不能很澈底的了解。反之，愈能以自己的經驗來印証作品，愈能了解的深與真正的欣賞。

在紅樓夢詩話中，亦有相同的評論，在香菱學詩的過程中：（四十八回）

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里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想去却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

想來烟如何直，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字才形容得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濶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作晚飯，那個烟意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

這三聯的分析，以最後一聯最精闢，原因是香菱能以他的生活經驗來加以體會與印証，正如王夫之所說：「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自得」<sup>25</sup>，所謂「其情」則是包括了欣賞者過去的喜悅或痛苦的經驗而定其欣賞詩時感情的深淺。但並不是所有的詩都是來自生活經驗，很可能是套前人的，用前人的詩句變化出來的，如同一回中：

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話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烟』翻了

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歎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字化出來的。」

然而人往往會以自己有限的經驗去妄自限制詩人寫作能力的範圍，甚至包含所有詩的經驗，所以艾略特說：「我們傾向於不是建立一種理論以包括我們認為最感動的詩，便是更不可原諒的一——選擇對於我們所要支持的理論給與說明的那種詩。」<sup>22</sup> 實際上，一個偉大的詩人的特質乃是能超越個人有限的經驗，而達到更高遠的境界。如三十七回寫詠白海棠，如以經驗而言，應以賈寶玉做的最好才是，因為這兩盆花是賈芸送他的，然而他的詩却比不上黛玉，寶釵與湘雲之作，原因何在呢，書中有很多的說明：

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景耳。若都是看見了作，如今也沒有這些詩了。」

由此証明生活體驗對討論詩的創作與欣賞都是重要的，然而以創作的觀點來看，却是要超越個人有限的經驗才能有更高的領悟與創作能力。

綜觀上述各點，我們可知紅樓夢中的詩評與作者的文學觀，有着密切的關係；可以說作者是以其特有的文學觀，通過小說中的人物來評詩，如他評詩題應平凡；詩應有獨創性，不受音韻，死格式的束縛；內容要貼切，起句要不俗，用字要求新，要求奇，且要有生活的體驗方能寫好詩與欣賞詩，更進一步要求要超越個人的有限經驗而進行更偉大的創作與更深的欣賞能力。

雖然如此，但由書中對歷代詩人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評論與清代的王漁洋有同樣的看法，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黛玉道：「……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念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庚、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

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

曹雪芹推崇的這些人與王漁洋差不多，在王氏蠶尾文中有云：「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洲之屬，其詩真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人」<sup>22</sup>。又漁洋詩話對於云門禪師之話：「汝等不記己語，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謂得詩家三昧，同樣的，寶玉也對香菱說：既是這樣，也不同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由此可知，作者除了憑他本身的文學觀批評詩之外，亦受了王漁洋神韻派的影響。

如果我們要追溯其更遠的影響，那我們可說曹雪芹是嚴羽的信徒。紅樓夢中的詩評與滄浪詩話有諸多相同之處，茲舉數例以說明之：如黛玉要香菱在學詩之前多讀前人之詩，此與嚴羽提倡的「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全」，又黛玉說應「細心揣摩透熟」，正是滄浪詩辨所說的「朝夕諷詠」、「醞釀胸中等語吻合，此外在詩評中所提倡的寫詩應含蓄，起句要有技巧，都是滄浪詩話有論及的。<sup>23</sup>在內容方面，紅樓夢詩評是主張要新、要奇，意趣要真，立意要緊等，都是合於嚴羽的「興趣」論。張健在滄浪詩話研究一文中也提出曹雪芹是受了嚴羽滄浪詩話的影響，他認爲以下的一段話最合於神韻論，是最傳神的心解<sup>24</sup>。

（香菱）……「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字才形容的盡，念在咀裏倒像有幾千重的一個橄欖。」

所以我們可說紅樓夢中的詩評除了他原有的文學觀外還受了嚴羽滄浪詩話，王漁洋「神韻派」的一脈影响。

## 六 總論

在論析了紅樓夢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之後，我們可得到以下的結論：

紅樓夢雖然是一部言情小說，但是從其對小說的批評與論文學的功用，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道德的思想，其評定小說的標準是以小說是否會「移性情」而定其優劣。壞的小說會移了性情，好的小說則有着教育的功能，有忠告的效能。所以作者自認其紅樓夢有起着深確

的教育作用，雖然只能供人在茶餘飯後消愁破悶、而幾首歪詩也僅能噴飯供酒，然而在讀了之後却能洗舊翻新，省些壽命筋力，不去謀虛逐妄，大開痴頑，免沉淪之苦。

書中聲明富貴榮華乃是夢幻一場，勸人應悟此乃假象，使人從情慾與聲色中解脫出來，所以他認為小說的最大效用在於能使人了悟塵世的一切事項，不去求假棄真，由此可見作者的思想不但有佛家的思想，且有道德思想為根據。然而他提倡的並不是假道德，此從他評歷代小說中有評「非理即文」、「不近人情」、「自相矛盾」和只會「假借漢唐之盛名」等語中可看出作者的觀點。他提倡真，所以他只是寫幾個生平經歷中的幾個異樣女子的故事，而書中亦不乏情慾的描寫，完全是以最尋常的描寫刻劃最深奧的道理，全不在書中講理說道，這是作者表達思想技巧最高明的一點。

其次在創作的觀點方面，作者亦有其獨特的見解；他提倡從平凡中取材，以小題目而寓大意思，此文學觀表現在紅樓夢的著作中，紅樓夢只是描寫一個家族中各種大小事物，然而却能形成不朽名著，這就是在乎作者的寫作技巧，所以真正的大作家是能化平凡為神奇，化普通為不朽。但這種超凡的能力並不是輕易可得，而是要以女媧補天的千鍛百鍊，而後才能有絕作，正如紅樓夢一書之完成花了十年，可謂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從而可見作者的文學觀是有附諸實踐的。

又在評詩的過程中，我們可知書中對於詩題的取材，起首的技巧，用字等各方面都有論及，而且注重生活經驗，說明生活經驗不但是創作的要素，同時亦能促進欣賞能力，使在欣賞時能互相印証，而體會的更深。此外多讀書亦是創作之前的重要準備，所以創作之前要通覽群書，如黛玉勸香菱一般，就因為此，所以紅樓夢的詩評是受了嚴羽滄浪詩話及王士禛神韻派的影響，這應是多讀書的必然結果。

總之，紅樓夢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但使我們發現了作者的文學觀，同時在創作的訓練與創作的過程中亦提供了很多不凡的啓示，其價值不單使我們進一步了解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與在文壇上的地位，還有使我們在創作時有更大的收穫。

(續完)

## 附 註

(18) 參見吳世昌著「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創作」散論紅樓夢（香港：建文書局出版，一九六一年十月），頁六十。

(19) 參見 Y.W.Wong,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Aristotle and Two Chinese Novelists", *Principles of Catharsis.*"

(20) 見覺後禪序文。

(21) 見徐調校註，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頁三十八。

(22) 同上。

(23) 見艾略特著，杜國清譯，「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頁一六三。

(24) 莊子「逍遙遊」見王先謙著，莊子集解卷一（香港：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頁四。

(25) 見王之「墓齋詩話」卷上，丁福保編，清詩話第一冊（台北：藝文印書館）

(26) 見艾略特著，杜國清譯，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台北：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二年四月），頁一六三。

(27) 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香港：宏智書局）。頁四五九。

(28) 「詩法」篇中有二條：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又講含蓄的有「……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29) 見張健，滄浪詩話研究（台灣：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一九六六年七月，頁一三八。

蔡秀英

# 李東陽的詩論及其影响

(下)

## 第三章 李東陽詩論的特色

從上一章的分析，我們已可清楚看出李東陽的詩觀。以下筆者將以前代的詩論和李東陽的詩論比較，看出李東陽詩論的特色。

就詩與文的區別這一點言，宋代陳師道（1053—1101）會說：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17）。

雖然陳師道已注意到詩文各有體，但是詩與文的區別在那裡，他並沒有具體告訴我們。到了李東陽，我們很欣喜的看到他強調詩的音樂性，從詩是有聲韻而文則沒有聲韻來區別它們。這種說法，不是比陳師道更具體嗎？這是李東陽詩論特出之一點。

李東陽認爲詩是具有音樂性的，主張詩和樂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合一的。其實早在「尚書」裏所說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18）就是站在音樂的觀點以討論詩。孔子（B.C. 551—B.C. 479）論詩也特別注重音樂，他也曾經正樂，所謂「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19)，以及「惡鄭聲之亂雅樂也」(20)，都是孔子正樂的表示。「左傳」中記載吳季札觀樂，更是古代詩樂合一之一明証(21)。

詩與聲律的關係，到魏晉時才真正受到重視。范曄(398—445)提出要「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22)，談的乃是自然的聲律，沒有創立具體的音律之意。劉勰(465—?)「文心雕龍」「聲律」篇也討論到聲律的問題，他提出「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又認為「凡聲有飛沉，响有飛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韵雜句而必睽」(23)，劉勰所提出的雖是本於人聲的自然聲律，但已經注意到詩的雙聲、疊韵等問題。沈約(441—513)對詩的聲律則要求「一簡之內，音韵盡殊，兩句之中，輕重率異」，以及「前有浮聲，後須切响」(24)，即是要盡量避免雙聲疊韵的運用，兩句之中，詩的韵要有變化，而詩的平仄聲在句子中應該適當地運用。在齊永明年間，沈約等人又創立了四聲八病之說，設立了一個格式來討論詩的用韵及聲律。

李東陽也了解到詩與聲律的關係很密切，他推崇唐詩，尤其是李、杜詩，即在於詩的富於聲律性。宋朝的嚴羽(生卒年不詳)也非常推崇唐詩，只是他並不是從唐詩的聲律性着手。高棟(1350—1423)就能了解到唐詩的聲律性，他的「唐詩品彙」是專就聲律，將唐一代的詩人分出品彙，高棟認為唐詩終是另有一種格調，上不同於漢魏六朝，下不同於宋，要推究此理，必須於聲律體製上求之，所以他借當時楊士弘(生卒年不詳)的「唐音集」來表明自己的意思。他說：

前哲探摭群英，真成一集，……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25)

李東陽受了嚴羽、高棟的影響，推崇唐調與李、杜詩。此外，嚴羽和高棟兩人也都有掩住人名猜想作者的提議(26)，但他們並沒有說明應該用什麼方法去猜，現在李東陽却明白的告訴了我們從「聲音格調」上着手。這一點可看出在李東陽的心目中，聲音格調對於詩是多麼重要。

李東陽在談詩與聲律時，最大的貢獻乃是他發現了古體詩、律詩、樂府和長篇詩均有不同的聲調，這是前人所不會發現的，這個說法對後代的影響很大，我們將留待下一章才談。

詩的意境要「淡」且「遠」，這是李東陽的意見，這種說法前代詩論者談到的也不少，如：釋皎然(生卒年不詳)論詩有六至，其中之「即要「至近而意遠」(27)；戴叔倫(732—789)以「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來論詩(28)；司空圖(837—908)說詩是「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29），梅堯臣（1002—1062）論詩好言平淡（30）；蘇舜欽（1008—1048）和葛立方（？—1164）以詩之難至處爲平淡（31）；白居仁（生卒年不詳）論詩也以自然高遠爲上（32）；曾子固（生卒年不詳）則說要「語盡而意不盡」（33）；范晞文（生卒年不詳）認爲「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豐約爲拘」（34）；張戒（生卒年不詳）也反對「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之詩作（35）；魏泰（生卒年不詳）則說「凡作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36）；楊萬里（1127—1206）也以句雅淡而味深長來論詩（37）。

李東陽在談詩的意境時，提出「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的主張，認爲「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因此詩的意境要能做到「淡而愈濃，近而愈遠」。李東陽能够看出「遠」和「近」、「淡」和「濃」之間的關係，而前代的詩論者，除了釋皎然能提出「近」和「遠」的關係外，其餘的皆只是概念似的提出詩的意境要「淡」要「遠」，不能指出「淡」、「遠」之可貴處，也不能說明「濃」和「近」爲什麼不好，李東陽在談這一點時就比他們勝了一疇。

李東陽在談到詩與「才」、「學」的關係時，說明了詩人最重要的是識見要高，識見要高則要以「學」爲主，以「才」爲輔。前人如曹丕（生卒年不詳）則說明了決定一個人的詩文成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不是後天可以影响的，所以此種天賦即使是父兄也不能加以影响（38）。陸機（261—303）也提出了詩人在寫作過程中，當情物交感，情思流露於文字時，這種情思的醞釀，靈感的到來，主要決定在「才」，決不是後天的學習所能轉移的（39）。劉勰則認爲詩人要有特出的成就，詩人一定要具有「才」，可見「才」在寫作過程中的重要（40）。嚴羽說：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爲詩，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41）。

嚴羽認爲學詩應以「識」爲主，而爲了提高識見，就要努力學習，熟讀漢魏盛唐詩。李東陽是在嚴羽詩論的基礎上再加以進一步的發揮。他說學詩要「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是源自嚴羽的「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42）；又認爲學詩要靠妙悟，嚴羽有「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43）的論點；有一點稍微不同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嚴羽認爲應以漢魏盛唐詩爲對象，而李東陽却只教人從盛唐詩着手。從以上的分析，加上李東陽在論詩與「才」，「學」時有「其滄浪之謂乎」的說法，已明顯的可看出李東陽受嚴羽的影響很大。

曹丕、陸機、劉勰等認爲寫詩主要靠天才，李東陽的說法就比他們圓滿得多。即使和嚴羽比較，也

可看出李東陽更能够把「識」和「才」「學」三者聯繫起來談，肯定三者之間的關係是：詩人必須有十分的識見，而在這十分中，必須靠八九分的努力加上一二分的才力才能作到。嚴羽在談這個問題時，就不像他那麼使人容易清楚明瞭，嚴羽甚至只是注意到「識」和「學」的關係而沒有提到「才」的重要，只是他在較後又提出詩要靠妙悟的主張，勉強可以補償他的缺點。李東陽且進一步的指出，不只寫詩要有「識」，即使是在辨明詩之作者或者是在選詩也要有「識」，這是前人甚至嚴羽都未曾提到的，可說是李東陽詩論的特色。

作詩要有詩法，但是要靈活運用，這是李東陽對詩法的意見。唐代時，詩法已受重視，當時湧現詩格一類的書籍，如已佚的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等（44）。尚行於世的有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詩中密旨」，李嶠「評詩格」，僧皎然「詩議」、「詩評」，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徐衍「風騷要旨」，僧齊己「風騷旨格」，僧文或「詩格」，僧虛中「流類手鑑」，僧淳「詩評」，王玄「詩中旨格」，王壑「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寅「雅道機要」，白居易「金針詩格」（45），行世各書具載「詩學指南」中。

到了宋人，尤其是江西詩派，論詩尤重法度，黃庭堅論詩法，提出了「脫胎換骨法」、「點鐵成金法」（46），着重古人練字，又講究字眼：方回（1227—1306）認為「未有名為好詩而句中無眼者」（47）；句中眼之說，至潘大臨（生卒年不詳）則稱為响字，認為七言詩第五字要响，五言詩第三字要响之說（48）。李東陽是反對死死建立一個規格以言詩法的，他的詩論中也有談到字法句法，注意字眼之說，但他和宋人言詩法不同，他是從如何使詩達到更富於聲律性而談詩的字法句法。

宋代也有提倡活法的詩論者，例如呂居仁和姜夔（1163—1231）二人。呂居仁說：

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49）。

姜夔也有「不知詩法，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的主張。（50）。但他又說：波瀾開闊，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51）。

姜夔說明了詩雖有法但要活用。

李東陽反對那種死守着律詩的起承轉合之法，或者是擬於古詩之聲律，斤斤計較於平仄短長之法，也即是反對「死法」。而他所贊成的法是要等待法度既定以後，往復諷詠，就能使法度有所變化，而使

詩有自然之妙，他是贊成「活法」的運用。李東陽的「活法」和呂居仁和姜夔的不同是：李氏提倡「活法」，主張不泥於法，是從詩的聲律上來言法，認為各體詩雖有一定的押韵法，但爲了使詩的聲律更加抑揚頓挫，則不可泥於詩的平仄短長，而要加以靈活運用，而呂、姜兩人就不會從詩的聲律性來言法。

李東陽反對文壇上摹擬之習氣，早在陸機時就說明了詩文創作時要「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52），即是主張創新反對摹擬之說。王充（27—191）認爲「飾兒以彌類者失形，調辭以移似者失情」（53），提出了各人有各人的個性，不應抹殺個性以遷就古人，所以認爲不應摹古。魏泰也主張「詩惡蹈襲古人之意」（54）。而李東陽是站在歷史的進化觀上，認爲文學乃是隨着時代的潮流而進展的，所以反對摹擬古人之作。

又李東陽反對俚俗之作，宋代有很多詩論者也有同論。如歐陽修（1007—1072）認爲「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55）；方回也主張學詩最重要的是要「平淡不流於淺俗」（56）；黃庭堅論詩最提倡去俗，認爲詩人作詩「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57）；陳師道說寫詩要「寧僻無俗」（58）；嚴羽也主張學詩要先除掉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調（59）。

李東陽有反對俚俗之作的主張，但他也提醒我們作詩會流於俚俗是由於作品令老嫗皆曉或者是脫不了在如何避免作品流於俚俗這一方面，李東陽給讀者指點出了迷津。

李東陽在當時文壇充滿摹擬與俚俗等習氣之時，提出這兩種意見是難能可貴的，難怪後來錢謙益在反對前後七子摹擬剽窃之風的同時，大大的讚賞他呢！

## 第四章 李東陽詩論的影響

李東陽論詩強調詩的聲律，以音樂性的有無來區別詩與文，推崇格調高的唐詩而反對宋詩，注意各體詩均有不全的聲律，稱讚杜詩的抑揚頓挫，以及反對文壇上那種摹擬的習氣，這些詩觀對當時及後代的詩論影响很大。

李東陽在區別詩與文時，認爲前者富音樂性而後者則否，清代的翁方綱（1733—1801）受了他的影响，也強調詩和文辭之不全是詩乃諧合聲律的。他說：

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60）。

這種說法，簡直就是李東陽的翻版，由於重視詩的聲律，他也注意到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的聲律，這也是李東陽詩論給他的啟發，這一點留待稍後才談。

李東陽重視詩的格調，推崇格調高的唐詩而反對宋詩的缺乏音樂性，這一點對明代的前後七子，尤其是李夢陽（1475——1531）、何景明（1483——1521）的影响很大，王世貞（1529——1590）說「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啓漢高」（61）正說明了這一事實。

李夢陽論詩嘗舉詩的七難，其中二難是「格古、調逸」（62）；對於格調又說：「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63）。他重視詩的格調，和李東陽一樣，看出聲律對詩的重要。他說：

夫人，動之感必著之音，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應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64）。

本於此，李夢陽稱讚唐詩，主張詩必盛唐，也是認為唐詩是富有音樂性的。他說：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咏，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而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65）。李夢陽就音律着眼，謂唐調異於漢魏，乃由於不存古調，評宋詩之不如唐，乃由於前者主於說理而使詩失去音樂性能。

何景明也是重視詩的聲律，他曾認為初唐四傑的詩音節可歌，在音律性方面的高於杜甫的（66）。李攀龍（1514——1570）以「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也是就音律而言，他曾摹擬漢魏古詩與樂府，亦從音律着手。

何景明，李攀龍除了重視詩的聲律外，他們也受了當時主唐非宋的風氣所影响。何景明說他不讀唐以後詩。楊慎（1488——1559）「升庵詩話」曾記載一則故事，謂何景明會言宋人書不必讀，楊慎因舉張文潛「蓮花詩」、杜衍「雨中荷花詩」等詩來問他是何時代的詩，景明即說是唐詩，等到楊慎告訴他乃是宋詩，景明又說細看也不佳（67）。從這一件事可見何景明是多麼的反對宋詩而推崇唐詩。李攀龍有「古今詩刪」，自古逸詩以逮漢魏六朝唐，唐以後乃繼以明，而刪除宋元兩代（68），既名為古今詩而居然能把宋元一筆勾消，未免太不合理，這也是受了當時主唐非宋的風氣所影响。

王世貞也是重視詩的聲律，他推崇唐詩而反對宋詩即在於唐詩的音律完美。他說：

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鑑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無跡（69）。他也和李夢陽等人一樣，勸人勿讀唐以後詩（70）。此外，他推崇杜甫之詩篇也在於杜詩有聲有色（71

)；又稱讚沈全期、宋之間之辨律用韵穩妥(72)；而評王維、李頤的詩雖極風雅，而調不甚响(73)，這都是就音律着眼。

李東陽重視詩的聲律而主唐非宋的主張，經前後七子加以發揮後，詩論界遂充斥崇唐抑宋的見解，而影响所及，一些選集遂集中於選彙唐以前和唐代詩篇，而不及宋詩。如張之象有「古詩類苑」、「唐詩類苑」、「唐雅」；馮惟納有「古詩紀」、「唐詩紀」；臧懋循有「詩所」、「唐詩所」；唐汝詢有「古詩解」、「唐詩解」；鍾惺和譚元春有「古詩歸」、「唐詩歸」；王堯衢有「古唐詩合解」，不能不說是受此種風氣影响。明、清一代，唐詩受到很大的讚賞，這時期的唐詩選集，琳瑯滿目，據楊松年師的博士論文「詩論史辨惑——整理明末清初詩論史之我見」後所附明末清初之唐詩選集，共有七十種之多，可見唐詩在明、清兩代時是多麼的盛行。

李東陽重視詩的聲律，注意到古詩、律詩、樂府均有不全的聲律，這是他獨具慧眼之處，但他除了告訴我們古詩律詩體裁音節不全，古詩不可涉律調，然律詩猶可間出古意，以及樂府乃是自然的聲律外，並沒有從細節與切實方面提出意見。清代的詩論者受了他的啓示，進一步詳細的分析古詩、律詩、絕句、樂府等等的聲律。例如馮班（生卒年不詳）的「鈍吟雜錄」、王士禛（1634—1711）的「律詩定體」以及「古詩平仄論」、翁方綱的「五言詩平仄舉隅」和「七言詩平仄舉隅」、趙執信（1662—1744）的聲調譜、翟翬（1752—1792）的「聲調譜拾遺」、錢良擇（生卒年不詳）的「唐音審體」等等(74)。

在馮班的「鈍吟雜錄」中，指出了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而古樂府的種類有七，這七種樂府都和音樂脫離不了關係。又說，五七言律詩及長短句均樂也；認為詩有古律之分，乃始於陳子昂之追效阮籍等，其論堪稱精絕。

王士禛的「古詩平仄論」是專門研究古詩的聲律。對於七古終篇平韵到底的，王士禛認為：

- 1 · 不可雜以律句，重要的是第五字須平。
- 2 · 第五字作平聲時，第四字必仄。
- 3 · 第四第五字平仄合，第二字可平可仄，而以平為勝。
- 4 · 出句（非押韵句）第五字多用仄，如用平，則第六字多用仄。
- 5 · 出句第二字多用平。

對七古仄韻到底的，王士禛的要求則爲：不妨間似律句，平仄抑揚，以第二第五字爲關捩，如韓愈「寒食日出遊」：「杏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見千株雪相映。」首句第二字平，次句第二字仄，三句第五字平，四句第五字仄。詩篇若換韻者，用律句無妨，但首尾腰腹須勻稱爲正，如王維「桃源行」：「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等皆律句。

趙執信的「聲調譜」對古詩、律詩等的聲律也提出意見。他對古詩的看法是：

1·五古兩句一聯中，不能與律詩相亂，亦即詩中有律句，則應以古句救之。

2·五古平韻，起句二字四字爲仄，若三句二字四字爲平，則協。

3·平平仄平仄，爲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4·七古平韻，落句第五字平，第六字仄，便非律句。又：落句末三字平，第四字必仄。又：如果第四字平，則第六字應用仄以救之。又：句中六字仄，故押韻字平亦可。

5·七古上句律，下句却應以古句或拗律句救之。

6·古詩不可用轉韻，用之則失調。

至於五言律詩的聲律，趙執信的意見如下：

1·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仄，或平仄平平仄或仄仄平平俱可。

2·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亦可，但下句必須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平。

3·第二句之正格是平平仄仄平，若仄平平仄平即是拗句。

4·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可仄，若上句第三字仄，下句第三字要平。

至於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拗處總在第五、第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翁方綱「有五言詩平仄舉隅」、「七言詩平仄舉隅」，在他的「小石帆著錄」中又對王士禛「古詩平仄論」與趙執信「聲調譜」加以批評，其對詩的聲律之見解，約而言之，有下面幾點：

1·反對「五平之句，對必五仄；五仄之句，對必五平」之說。

2·反對「對句似律，出句必拗；出句似律，對句必拗」之說。

3·五古音節關鍵處爲每句第二字。

4·不全意五古對句（落句）末用三平之說。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5·七古上句以三平正調疊入，下句第五字應稍加變化，以承其勁勢。  
6·七古平韻到底的，王士禎以爲出句不可用平聲煞尾，翁氏不以爲然。

7·評王士禎七古平韻到底者，第四字五字平仄字，第二字最好用平之說，認爲對句（落句）第二

字多用平，因出句第五字用仄，如對句第五、六字多用平，而第二字又作平，就不太平均了。

8·王士禎以古詩詩句有別於律句者，稱別律句，翁氏不全意，認爲古詩是在律詩之前，雖然七言古詩多出於唐以後，但是在六朝以上，那里知道後世有律體而先寫出另一體以別於律詩呢？所以古詩裏是沒有所謂別律句的。

翟翬的「聲調譜拾遺」，除了補充與闡說趙執信之「聲調譜」外，也兼有糾正處。他說明了凡律詩拗調，皆古詩句法。如李白的「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的第二句：「紫殿紅樓覺春好」是拗律句，但却是仄韻古詩正調。且翟翬也強調古詩不可用律調，一用律調詩格便卑，如韓翃的「送客之江寧」爲古詩純用律調者。

王士禎除了「古詩平仄論」外，又有「律詩定體」專門討論律詩之聲律。認爲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字無妨也，大抵仄可換平，平斷不可換仄。第三字全此。

凡七言律詩第一字俱不論，第三字與五言第一字全例，凡雙句第三字應仄聲者可換平聲，應平者不可換仄聲。

除了王士禎的「律詩定體」外，錢木庵的「唐音審體」也對律詩聲律加以研究。認爲律詩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平仄相儻，用韵必變，上下句相黏綴，以第二字爲準，仄平平仄爲正格，平仄仄平爲偏格，自二韵以至百韵，皆律詩也。二韵謂之絕句，六韵以上謂之長韵。

以上這些詩論者都對樂府、古詩、律詩等的聲律提出意見。最難得的是他們指出古調和律調之分別可用古詩聲調。其實，這些意見，早在李東陽就已經提出了，在李氏之前，並未有任何人注意此一問題，蓋由於大家認爲古詩乃是自然之音節，並無一定的規律可尋，但是自唐代律體盛行以後，則古詩音節自不宜參用律調。李東陽有鑑於此，乃提醒大家要注意古詩之聲律，以免和律詩相似。清代的這些詩論者受了他的啓示，紛紛對古詩聲律作進一步的研究，以期找出古詩之平仄法。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

李東陽詩論之所以不朽的最重要原因，乃是由於他最先注意到古詩與律詩的聲律是有分別的。

李東陽非常欣賞杜甫之作品，對他推崇備至，使到明、清以後，杜詩的研究漸漸興盛，對杜詩註解的書逐漸出現。據楊松年師的「詩論史辨惑」一文後所附現存明末清初杜詩選註書目，共有七十二本之多，如明朝時，有顏廷榮的「杜律意箋」二卷、劉嗣奭的「杜臆」十卷。楊德周的「杜詩解」八卷、劉輯的「杜工部全集」六十六卷。清朝時，有錢謙益的「杜工部集箋註」二十卷、朱鶴齡的「杜工部集註」二十卷、仇兆鰲的「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金人瑞的「聖嘆批選杜詩」四卷等等。

李東陽反對摹擬之說，到了清代的錢謙益，他深深的受到李氏這種詩觀的影響，反對摹擬之習氣。他說：

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存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謬學之是師，在前人猶效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譌，莫知底止（75）。

和李東陽一樣，錢氏認爲一朝有一朝之詩文，所以反對摹擬之習氣。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斥李夢陽之詩文，摹擬剽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桐子之洛誦，不能吐出真心話（76）。錢氏不滿前後七子之剽窃摹擬，所以在「列朝詩集」裏選前後七子的作品並不多，而李東陽的詩則只少於高啓、劉基而居第三位。

除錢謙益外，徐增（生卒年不詳）認爲時人學詩，專事摹擬，結果只得前人皮毛，這樣的作品，或者可以流傳一時，但不能長存後世（77）；吳喬（生卒年不詳）更把那些蹈襲前人作品之詩人稱爲賊（78）；沈德潛也認爲寫詩如果只知泥古而不能變通，則詩之神理不存（79）；葉燮（1267—1703）對於摹擬前人詩之作者，就用優孟衣冠加以評議（80）。可見清朝時候，反摹擬之風很盛。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明、清二代的詩論者受李東陽詩論的影響是如何的距大。主唐非宋說法的提出，對各體詩聲律的重視，杜詩學的發達，反對摹擬風氣的建立，在在都說明了李東陽的影响力。

## 第五章 結論

由前面的分析，可看出李東陽詩論重點是重視「格」和「聲」，由此他進一步討論到古今詩聲律的問題，也本於這一點，提出他對詩的要求。自從嚴羽等人提出漢魏唐詩妙於宋詩以後，到底唐詩好在那

里？宋詩的缺點又是什麼？一般人士比較少牽涉到，李東陽能從聲律的具體分析而對唐宋詩作出評論，就使得這些人的意見獲得進一步的發揮和補充。由於他對「聲」和「格」的要求，有着堅定和獨到的看法，加上他在當時政壇上的領導地位，使他的詩論對當時和後世起了非常大的影響，他開啓了尚時的「茶陵詩派」，影响了其後的前後七子。

李東陽強調格調，但是對於詩的性情，詩的意境並不忽略，在性情方面，他要求「真」且「正」，認為詩是感發志意，陶寫性情的；在意境方面，他要求詩的意境要「淡」且「遠」，要有韵外之味，因此他雖然主張格調，但又能把神韵和性靈三者兼容並包。他對詩有突出的見解，對於摹擬和俚俗的作品也加以反對，這就使得他雖主張格調，但和前後七子有迥異之處，錢謙益受了李東陽理論的影響，而攻擊前後七子的詩，主要也就是在於此。

我們再以李東陽詩論和前代詩論比較，又可看出他獨特的地方，由於他強調詩的聲律，使他在區別詩與文的不全以及在發現各體詩的性質時，比前人更進一步。而他對各體詩聲律的探衍，使到李攀龍在擬樂府時有突出的表現；使到清初的詩論者，例如王士禛、趙執信、翁方綱、馮班等人在探討古詩聲律，有新的發現和成就，這一切，必須歸功於李東陽的詩論。

以上我們提出李東陽詩論的優點，但是如果仔細探察李氏的詩論也是有一些缺點的。我們發現他有些論點還是不能跳出前人之樊籠，如他論詩的情感基本上是受了自詩大序以來一脈相傳的要求詩情「真」且「正」的說法，並沒有新的見解；而在談詩與「才」、「學」的關係時，他又深受嚴羽影響。

此外，正如朱東潤所指出的中國文學評論作品中常有用語欠缺明確的問題（81），「懷麓堂詩話」也不能例外。例如在詩話中屢次出現「意」字，而這個「意」字各有不全的意義，有些地方作詩的意境解，有時是指詩人主觀的意念，有時是指詩的情感，有時又是指詩的旨趣等等（82）。所以在探討李東陽的詩論之前，必須先把這些用語的明確意義找出來，然後才能進一步的分析他的詩論。李東陽的詩論雖然有這些缺點，但這只是小疵而已。我們只有在了解了其詩論的優點和缺點後，才能更徹底的研究他的詩論。

## 附 註

(17) 見陳師道「後山詩話」，「若溪漁隱叢話前後集」卷九頁五三引。  
(18) 見「尚書注疏」頁三〇，「四部備要」本。

(19) 見「論語」「子罕」篇頁九五，「四部備要」本。

(20) 見「論語」「陽貨」篇頁一八九，「四部備要」本。

(21) 見「左傳」頁四二五，「四部備要」本。

(22) 見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

(23) 見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頁八三，「四部備要」本。

(24) 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文選」頁四九九，「四部備要」本。

(25) 見高棅的「唐詩品彙」序。

(26) 嚴羽「答吳景仙書」云：

我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爲能別得體製否？（「叢書集成初編」，頁六二）。

又高棅「唐詩品彙」序云：

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爲晚唐。

(27) 謐皎然的意見見「詩人玉屑」卷五頁一一引。

(28) 見司空圖「與極浦書」引。

(29) 見司空圖「與極浦書」。

(30) 見梅堯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宛陵集」四六頁九下，「四部叢刊」本。

(31) 見蘇舜欽「僧則暉求詩」，「蘇學士文集」卷八頁七上，「四部叢刊」本。

又見葛立方「韻語陽秋」，「詩人玉屑」卷一〇頁二一八引。

(32) 吕居仁的意見見「苕溪漁叢話前後集」卷一五頁一〇一引。

(33) 曾子周的意見見「詩人玉屑」卷六頁一二四引。

(34) 見范晞文「對床夜話」卷二頁四下，「續歷代詩話」本。

(35) 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六上，「續歷代詩話」本。

(36) 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詩話叢刊」頁三四九。

(37) 見楊萬里「誠齋詩話」頁五上。「續歷代詩話」本。

(38) 見曹丕「典論論文」，「文選」頁五一，「四部備要」本。

- (39) 見陸機「文賦」，「文選」頁一七五，「四部備要」本。
- (40) 見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篇頁九一——九二，「四部備要」本。
- (41) 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頁四，「叢書集成初編」本。
- (42) 全上。
- (43) 全上，頁二。
- (44) 見「新唐書藝文志」頁四五五，「四部備要」本。
- (45) 書多偽本，見羅根譯「隋唐文學批評史」第一、二章。
- (46) 惠洪「冷齋夜話」(一)曾述山谷詩法云：
- 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 (47) 見方回「瀛奎律髓」卷一〇。
- (48) 見「呂氏童蒙訓」引潘大臨之語，「詩人玉屑」卷六頁一四〇引。
- (49) 見呂居仁「夏均父集」序，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頁四下引，「歷代詩話」本。
- (50) 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詩人玉屑」卷一頁一〇引。
- (51) 全上，卷一頁一一引。
- (52) 見陸機「文賦」，「文選」頁一七三，「四部備要」本。
- (53) 見王充「自紀」篇，「論衡」頁二四八，「四部備要」本。
- (54) 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詩話叢刊」頁三五九。
- (55) 見歐陽修「六一詩話」。
- (56) 方回的意見見「詩人玉屑」卷五頁一一〇引。
- (57) 見黃庭堅「書嵇叔夜詩與姪樞」。
- (58) 見陳師道「後山詩話」，「詩人玉屑」卷五頁一一三引。
- (59) 見嚴羽「滄浪詩話」「詩法」頁二九，「叢書集成初編」本。
- (60) 見翁方綱「志言集」序，「復初齋文集」卷四頁二六下。
- (61) 見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頁四下，「續歷代詩話」本。
- (62) 見李夢陽「潛虬山人記」、「空全集」卷四七。

(64) 見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空全集」卷六一。

(65) 見李夢陽「林公詩」序，「空全集」卷五〇。

(66) 見何景明「明月篇」序，「大復集」。

(67) 見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二頁一下，「續歷代詩話」本。

(68)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九頁二二下。

(69) 見王世貞「徐汝思詩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五頁六下。

(70) 見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頁九下至十上，「續歷代詩話」本。

(71) 全上，卷四頁二上。

(72) 全上，卷四頁一下。

(73) 全上，卷四頁二下。

(74) 鴻班「鈍吟雜錄」見「清詩話」頁三七——四三。王世貞「律詩定體」見「清詩話」頁一一

三一一一五；「古詩平仄論」見「清詩話」頁二二四——二四二。翁方綱「五言詩平仄舉隅」及「七

言詩平仄舉隅」見「清詩話」頁二六一——二八二。趙執信「聲調譜」見「清詩話」頁三三三——三四

八。翟翬「聲調譜拾遺」見「清詩話」頁三五四——三七三。錢良擇「唐音審體」見「清詩話」頁七七——七八四。

(75) 見錢謙益「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初學集」卷七九。

(76)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頁三一一。

(77) 見徐增「而庵詩話」。「清詩話」頁四三〇。

(78) 見吳喬「圍爐詩詩」（香港：廣文書局，一九六九），卷五頁五。

(79) 見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清詩話」頁五一五。

(80) 見葉燮「原詩」，「清詩話」頁五七一。

(81) 見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香港：建文書局出版，一九五九），頁三。

(82) 「意」作詩的意境解，如：「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詩話頁一下）作詩人主觀的意念解，如：「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詩話頁三上）作詩的情感解：如：「其谿上詩曰：『錦纜牙舟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詩話頁一九下）作詩的旨趣解，如：「……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灑僻而反之。」（詩話頁五上）

# 風 訊

■ 散文在現代文學上的地位，似乎一直比不上詩，小說和戲劇。現代英美文學雜誌，甚至看不到所謂的「抒情散文」這種文體，有的只是遊記和論述。本期何柒良和梁紀元的作品都算是「抒情散文」。有天份的散文作者大可在這方面開創新的天地，發掘新的可能性，提高散文的地位。

■ 英瑪柏格曼的「野草莓」轉載自「文學雙月刊」第一期，全文約五萬字，分三期刊完，相信喜愛電影的讀者會有耐心。記憶所及，柏格曼的作品除了七四年底瑞典電影節演過的「透過一面玻璃，黑黯地」以及商業影院演的「觸」以外，本地就不多見了。「野草莓」的劇本總算聊勝於無，也可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我們希望以後能刊登更多電影劇本，譬如哈諾德·賓特替約瑟·盧西寫的幾個作品，希望有心人在這方面供稿。

■ 沙禽又給我們寫了兩首詩，有很濃的自嘲意味，別具一格。「天空和我和大地」，特別蒼涼。「沒有奇蹟出現」這首詩還押韻，讀來鏗鏘有聲。

■ 下一期，何柒良將介紹英國現代詩人馬克哥爾的幾首詩。

■ 沈安琳女士的遊記到本期已全部刊完，謝謝她帶我們環遊了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

#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郵購部

請寄來馬、星、汶、滙票均可，

### 一 懶洋洋的下午

林燕妮著 定價 \$3.00

「基本上我懶我胆怯，只求有一個人一生疼我愛我便別無所求了，然而在另一層次，好奇和好變又令我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中各種可能捉摸到的快樂，無休無止。」林燕妮以大胆的筆觸刻劃出世人所不敢道破的人生另一面。

### 二 西洋幽默小品

秦編雲譯 定價 \$2.50

閑情逸致的人生，也就是西方人所謂的humorous（幽默）的人生。一個人懂得幽默，有著幽默感，才能輕鬆愉快地打發人生，且能够使大事化小小化無事，消除煩惱，臻人類於和平的至上境界。

### 三 經穴按摩健身法

蔡一藩著 定價 \$4.00

本書介紹的「經穴按摩」和「食物療法」是著者祖傳的秘法和秘方，如果能够按時演練，持之以恆，比針灸術更神奇更方便更有効。所謂「經穴按摩」就是刺激身上的經穴，促進體能產生活力，做法簡單，一書在手將可永保健康。

### 四 人生試金石

王鼎鈞著 定價 \$4.00

作者以淺白輕鬆的筆調，給這一代的年輕人指出了一條應走的康莊大道。他舉出了許多風趣動人的例子，篇篇引人入勝，一書在手，你可以認識人生創造人生，案頭一本全家有益——「善用別人的經驗，充實自己的生命」。

### 五 我之試寫室

亦舒著 定價 \$3.00

亦舒說寫文章是寂寞的坐在椅子上，一頁又一頁填不完的東西，今日完了明天又來，不寫想的時候多，想寫的時候少得無可再少，看看窗外的陽光又那麼美啊——她就這樣寫了十年。

你想知道現代中國作家生平事蹟嗎？艾青，臧克家，瞿秋白，還是丁玲，蕭紅——

### 六 現代中國作家列傳

趙聰著 定價 \$5.00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8 期 ● 一九七六年四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